

民族文選編  
陳布雷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再版

民族文選編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版權  
翻印  
所有  
必究

編輯者  
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  
國語科教學組

出版者  
杭州正中書局  
杭州官巷口  
電話三四一七

印刷者  
浙江印刷局  
杭州新民路金雞嶺  
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一一二二一

## 凡例

- (一) 本編根據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國語科教學組所議定，分初級高級兩組，每組二十篇。
- (二) 本編初級組適用於初級中學程度，高級組適用於高級中學程度；至各年級如何支配，隨講授者自由酌定。
- (三) 本編雖分初高兩組，但可作相當之伸縮。如初級中學將初級組各篇研習完畢後，亦可酌習高級組各篇。
- (四) 本編各篇排列，大體採取依時代逆溯之方式，藉可略覘民族盛衰之軌跡。
- (五) 本編除岳飛之少年及文天祥兩篇因得票與他篇同數，未便割棄，

特附於滿江紅及正氣歌之後外，爲節省篇幅起見，他篇概不闌入

(六)本編各篇後，附以解題注釋兩項，藉供研習時參證之助；但義取簡括，恕難周詳。

## 編纂初高級民族文選編底旨趣和經過

復興中華民族底運動，近年來已爲國民普遍一致的蘄求，大有風發泉湧沛然難禦的情勢。在外則強敵侵略，內則盜匪縱橫，民生困窮，國難深重的背景底下，發生這種民族自覺的運動，它底價值，當不亞於十五世紀時，歐洲各民族間所勃起的再生運動(La Renaissance)，那深遠無窮的希望，正曠着我們底前途。

歐洲底再生運動，以恢復希臘羅馬底古代學藝爲職志，後來經咀嚼融化的結果，於是創造了歐洲底近代文明。中華民族過去累積了悠久而光榮的五千餘年歷史，取精用宏，鬱積旁礴，足值得我們保存發揚作爲復興民族底基礎的，當然數不在少，怎樣地取去和陶鑄，實在是當前的一個問題

初高級民族文選編的編纂，就要在這民族復興運動底洪流中，盡一點微薄的義務。因為覺得我們過去的民族底意識太模糊了，民族底精神太銷沉了，民族底力量太薄弱了，現在要把它由模糊而轉為清晰，由銷沉而轉為發皇，由薄弱而轉為強固，給予民族以新鮮的生氣和活力，而應付生存競爭極劇烈的環境，固然有殊途同歸的種種方法可資抉擇，但在本國文字上的貢獻，無疑地是最重要的。

我們且試檢點前人寫作的文章中所描述的人物，所抒發的情思，觀察其意識是否正確，品格是否健全，是否能充分表現優良的精神作全體民族有益的貢獻？這却不能輕易下着肯定的斷語了。

先就所描述的人物來說罷：如勤勉讀書，夜深昏昏欲睡時，能下引錐

刺股血流至足的決心的，誰都要贊佩的；但蘇秦底目的，只在金玉錦繡，取卿相的尊位。他意識的錯誤，可不言而喻了。又如刻苦儉約，和代人耕種荒田，而却不願給主有者知道，亦誰都要認爲美德的；但馮道那種矯行以博虛譽，和熱心做官，更事四姓，看喪君亡國，毫不屑意，還不知羞恥地著書以自詡榮樂。他品格的卑劣，亦澈底暴露了。一個人在未發跡時，爲蘇秦式，而巳得意時，爲馮道式的，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這不過爲我們民族多丟幾次臉，多出幾回醜罷了。

次就所抒發的情思來看罷：我國過去文人一般的現象，情感是枯窘的，思想是頑舊的，抒發情思，似乎非其所長。如一派爲代聖賢立言的文章，捧着因襲的道統，唱着玄虛的論調，上等的至多能寫出韓愈原道那樣一流的作品，下等的爲帖括制藝一類的土八股，於民族方面決不會起什麼好

影響的。另一派爲皇帝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章，如司馬相如底封禪文，王褒底聖主得賢臣頌之類，盡情表現十足的奴才底性格，那更無自己抒發情思的自由了。還有一派落魄失意的文人，他們眼見得政治的舞臺上已沒有活動的餘地，心裏壓抑不下這個悵恨，於是怨天尤人，大發牢騷，或者索性頹廢消極流於享樂，他們雖稍能抒發一些自己底情思，但因站在個人主義底立場，結果終不免於幻滅。我們在賈誼底吊屈原文，和楊惲底報孫會宗書裏，就可探究出這點消息。

總之，我國在數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支配底下，和個人主義底意識狀態中，形成那些虛僞、脆弱、頑腐、卑鄙、頹廢等劣根性。這些劣根性，最足阻礙國家社會的進步，使民族精神一步步沒落下去；假使我們中華民族僅保有這點劣根性的話，那決不能繼續擁有廣土衆民到二十世紀的世界上



還能站立得住，決不能還有什麼將來的希望。我們確信數千年來受著專制帝王的壓迫麻醉，強暴異族的侵略摧殘，民族會經過了不少的磨難頓挫，然而堅貞的精神，和偉大的力量，潛伏在民族底血液裏，始終沒有消失掉，遇到國步艱難，時局阡危的際會，總能光芒萬丈，表顯出驚心動魄的壯觀。我們民族生命之能維繫到今天的，在這裏，遠大的希望還能瞻矚到將來的，也在這裏。

這編所入選的，有蘄進大同，發揮儒家最高政治理想的禮運篇；有嚴正忠懇，討賊興復的出師表；有思患預防，遠識老謀的徙戎論；有指斥權奸，敢批逆鱗的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有十年教訓，終復國仇的越王勾踐；有開發西北，勞苦功高的班超；有出使絕域，持節不屈的蘇武；有擊楫渡江，誓復中原的祖逖。如木蘭辭的教孝；如閻典史傳的勵忠；如費宮人

傳的獎節；如萬里尋兄記的勉梯。精誠團結，則有廉頗藺相如列傳；鑿空探險，則有張騫傳；鞏固國防，則有戚繼光傳，保鄉自衛，則有書葉機。至於元氣淋漓，可歌可泣的文山底正氣歌，武穆底滿江紅，久爲一般人所熟習；以及其他的具有精義偉辭的各篇，更無須一一繁絮列舉了。凡此種種，都是我們民族精神之所繫託，而亟待發揚光大的；沒有了它們，我們底歷史上將黯淡無色，而淪爲魑魅魍魎底活動記載了。

編纂此編底旨趣：就是一方想對流露國民弱點和劣根性的作品，作遺棄汰除的淨化運動；另一方即在闡發我們民族關於政治軍事上的偉大貢獻和成就，及倫理道德上的卓絕精神，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的，使恢復我們民族底自信力，以增加進取奮鬥的勇氣，我確信這一點勞力，決不會白費的。

關於編纂此編的經過，亦得加以簡略的記述：

今年四月二日，在寧波舉行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第二屆年會時底國語科教學組分組會議中，有四個主張編纂中學民族文教材同性質的議案，經合併討論的結果，竟得成立。當場並商決辦法四條：

(一) 由本會分函本省中等學校國文教師，根據標準選定篇目通知主編者，限期統計，以得票最多者入選。

(二) 此種教材，就文義之深淺，分爲初級與高級兩組。

(三) 選材自清代溯至古代，每組各二十篇。

(四) 教材選定後，呈請教育廳審定，通令各校採用。

這幾條簡單的辦法，所要加以說明的：初高級分組，和每組限定篇數，意在適應程度，及酌量學生可熟讀精思的時力而設；教材呈送教廳審定

通令採用，亦僅爲審慎其事及推行順利起見，原都無特殊的含義。這裏的特徵和值得重視的，就在編纂此種文章，不就主編者個人或少數人主觀上的見解去選擇，而在歸納全省中等學校國文教師多數意見所得到比較客觀的結論，正確性自然可較多一點的。

我以忝任該組主席的關係，被推爲主編，年會後，即積極準備進行的工作，於同月下旬用本會名義分致全省中等學校國文教師底信件和選目表盡行寄發，信裏關於編纂此種教材底用意，有這樣一段的措辭：

『按目下中等學校選文中，固不乏此種能發揚民族精神之教材，然因未經精密選擇，每易疏漏而難周；且復非集中纂編，故多散漫而無紀。且近察學生對於國文之學習，因其他課業之繁重，敷衍塞責，所在多有。諷誦既難琅琅上口，銓解又復舛誤孔多，如此講肄，成效自不

可期。茲案之主旨，擬徵求本省中等學校國文教師之公意，選定能發揚民族精神之教材若干篇，責學生以必須精讀；務使采甄雖約而皆精，背誦如流而甚解。且當著之令甲，責以考成，涵咏薰陶，潛移默化，民族前途，或不無裨益乎。」

關於選材方面，我附帶貢獻一些私人意見，給同是擔任中等學校國文教科底先生們的參考。信裏又這樣地說：

「茲據胡君個人意見：教材選擇之範圍，如能以趙宋以上爲高級組，趙宋以下爲初級組，似較適宜。因趙宋以下各朝爲中華民族受外族壓迫，國勢最陵夷之時代，與規模宏遠，國力强盛之漢唐迥異，如此分割，由初級組而進至高級組，實暗示以民族否極泰來之意，其理由一也。初級高級之選材範圍既先劃定，則兩組重複之篇目，不致發見，

其理由二也。文義之深淺，就大體上言，與時代之遠近成正比例，由近及遠，由淺而深，循序漸進，收效較易，其理由三也。』

這封信分發後，到六月底截止寄件時，計收到高級組選目表十三份，初級組選目表三十六份，十之八九，都由各校當局或各校國文科教學研究會署名寄來的；所遴選的範圍，亦十之八九採取我底分割時代的意見，同時可察見這大家努力之所成就，是彼此經過不少忍耐的心力斟酌研討得來的。假使這四十九份選目表，平均以每份三人計算，那麼這次至少有百數十個中等學校國文教師參加選材的意見。在日常大家對於校務教科均極繁忙之身，而能抽出工夫幹此煞費時力的選材事情，使得我統計編纂的工作能有限完成，這無論在公誼私情方面，我都得向諸同仁先生們表達極誠摯的謝忱的。

此編曾經本會執委會的審核，才作最後之確定。初級組底岳飛之少年和文天祥兩篇，因與他篇得票相同，特分別附於滿江紅和正氣歌之後，以維持每組二十篇的原議。爲肄習便利起見，每篇後附以簡單的銓釋，但疏漏之譏，當然是無可避免的。

我國關於能發揚民族精神底文字，固然不僅只有這幾篇；但這入選的各篇，却都能把我國底民族精神充分地透露出來。我深深地期望它經人沈浸體味，熟讀精思後，能由信仰而發生鉅大的力量。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胡倫清，於杭州。

民族文選編初級組目次

寄妻絕筆書

林覺民

徐錫麟傳

章炳麟

聶將軍歌 臺灣行 軍中歌 旋軍歌

黃遵憲

書葉機

龔自珍

沈雲英傳

夏之蓉

閻典史傳

邵長蘅

費宮人傳

陸次雲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廉恥

顧炎武

血花集

章氏叢書

人境廬詩鈔

定盦文集

半舫齋文集

青門集

澄江集

方望溪集

南雷文定

日知錄



原君

復多爾袞書

五人墓碑記

戚繼光傳

指南錄後序

正氣歌

(附)文天祥

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

出塞曲 書憤 書事  
戰城南 縱筆 示兒

滿江紅

黃宗羲

史可法

張溥

張廷玉

文天祥

文天祥

托克托

胡銓

陸游

岳飛

明夷待訪錄

史忠正集

明史

文山集

文山集

宋史

宋史本傳

劍南集

岳忠武集

## 寄妻絕筆書

林覺民

〔意映卿卿（二）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爲汝言之。〕

· 吾至愛汝，卽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覓？……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爲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爲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甯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爲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甯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嘆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眞眞不能忘汝也、迴憶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爲吾與汝雙栖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迴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我，我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卽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啓口。且以汝之有身（三）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

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此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四）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爲志，則我死後尙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尙依依旁汝

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爲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非吾所願。吾愛汝至，所以爲汝體者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尙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我，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亥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解題

林覺民字意洞，號抖飛，福建閩縣人。遊學日本，入孫總理所組織之同盟會，銳意於革命。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人在廣州圍攻督署之役，烈士亦參與其事，挾彈前驅，受傷被獲。受訊時，烈士侃侃而談，激昂慷慨，清大吏亦爲心折。繫數日，勺

飲不入口。棄市時，面不改色，俯仰自若，得年僅二十有五，爲黃花崗烈士之一。夫人陳氏，與烈士情好至篤，聞耗後濱死者屢。此絕筆書爲烈士舉事前所寫寄其夫人者，詞意悲壯，英雄之氣，與兒女之情，兩臻極頂，可謂至文。

### 注釋

(一) 卿卿 係舊時夫對妻之親暱稱呼。(二) 語見孟子 意謂人當推其愛親愛子之心，以博愛衆人。(三) 有身 懷孕也。(四) 依新 林烈士長子。

## 徐錫麟傳

章炳麟

徐錫麟，字伯蓀，浙江山陰人也。幼懦虔，器過手輒毀，父憎之。年十三，挺走錢塘爲沙門(一)，不合，歸。讀書，喜算術；尤明天官(二)，中夜輒騎危視列宿，所圖天象甚衆；又自爲渾天儀(三)，徑尺許，及造紹

輿地勢圖，然未嘗從師受也。稍長，習農田事，聞崑山多曠土，欲往開治，不果。年二十九，以經算教於紹興中學。二歲，轉副監督。在校四年，弟子益親如家人。頃之，以觀博覽會赴日本，得同志數人，且購圖書刀劍以歸。錫麟家東浦，在縣西十五里，爲立蒙學，又規建越郡公學，爲恭（四）者中傷數矣，卒不動。嘗置一短銃，行動與將。時露西亞（五）人逼遼東，錫麟聞之，慟哭。書露西亞人爲的，自注彈丸射之，一日輒試銃十數反，遭彈丸反射，直徑汰肩上，顏色不變，試之愈勤。其後持銃，有不發，發卽應指而倒。

錫麟始慕勾踐項梁（六），欲保聚紹興，且以觀變。年三十，以事過上海。上海有浙江豪傑十餘人，設盟約，謀光復，卽走就之。歸，始以兵法部勒子弟矣。明年，與弟子循行諸暨嵊東陽義烏四縣，步行百里，夜止叢

社間，幾一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歸語人曰：『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爲也。』

初，紹興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會欲得之，陰構諸無賴，脅沙門署質劑爲賃于教會者。紹興名族士大夫皆怒，弗敢言。錫麟方病瘡，裹絮被直走登壇，宣說抵拒狀。衆譴踊，卒毀券，教會謀益衰。

錫麟念士氣孱弱，倡體育會，月聚諸校弟子數百人，習手臂注射，女子秋瑾（七）與焉。從是就大通師範學堂，朝夕講武，每訓練，必身先之。

素短小，習一歲，筋力百倍，能日行二百里。尤善同縣許克丞，謀以術傾滿洲。克丞捐金五萬版與之；入賞得道員。年三十三，與其弟諱錫驥暨餘姚馬宗漢等二十五人詣日本，因通商局長石井菊次郎求入聯隊，不許；欲入振武學校，以短視，試不及格。居數月，以事歸國。是時餘杭章炳麟以



言革命繫上海獄，罰作三歲；限且盡，或言虜欲行賄獄卒毒殺之，上海大譁。錫麟爲奔走調護，直詣獄見炳麟。炳麟素不知錫麟名，識其友陶成章。錫麟欲自陳平生事，獄吏訶之，錯還不得語，乃罷去。復東抵日本，欲與陶成章及弟子會稽陳伯平入陸軍經理學校，不果。屬其友某學造紙幣，曰：『軍興餉匱，勢將鈔略；鈔略則病民，亦自敗。洪秀全事可鑒也。今計莫如散軍用票，事成，以次收之。然軍用票易作僞，宜習其彫文截鏤，令難作易辨。子勉學矣！』議既定，以陳伯平馬宗漢歸。鄉人復請任徽巡事，許之，旋與同縣曹禮泉赴宛平，出山海關，徧走遼東吉林諸部，至輒覽其山川形勢。見大盜馮麟閣，與語，甚說。是歲，淮安徐海大浸。

錫麟年三十四，卽以道員赴安徽試用。錫麟未得道員時，欲藉權傾虜廷，諸達官無所不遊說，自袁世凱張之洞及浙江巡撫張曾敫。故湖南巡撫

俞廉三，皆中其說，爲通關節書。鎮浙將軍滿洲人某，亦受錫麟倭刀，爲其用。到安慶，歲莫，卽主陸軍小學。踰年，移主巡警學堂。日中戎服自督課，莫卽置酒請諸軍將士，又賣衣服以給彈丸，諸生益嚴重錫麟，雖軍士亦多欲附者矣。安徽巡撫恩銘謂錫麟能，奏請加二品銜。然聞人言日本學生多陰謀，稍忌之。錫麟亦心動，卽移書浙江諸豪，剋日赴安慶，又外與諸練軍結，欲倉卒取安徽大吏，令軍心亂而舉事。期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卒業，集大吏臨視，盡掩殺之。恩銘欲速，召其校執事顧松，令易期，以二十六日臨視。時援未集，顧已不可奈何，乃密與陳伯平馬宗漢爲備。及期，鼓吹作，諸大吏皆詣校，凝立；巡撫前卽位，三司諸吏以次錫麟令顧松鍵門，拒出入。顧松固知情，陽諾，不爲鍵。錫麟持短銃遽擊恩銘，數發，皆中要害，左右輿之走。三司皆奪門去。卽閉城門，拒外兵。諸

兵至，不得入，乃發兵捕錫麟。錫麟知事敗，傳呼巡警生百餘人，曰：『立正！』巡警生皆立正。錫麟曰：『向左轉走！』巡警生皆左轉走。走則攻軍械局，據之；發銃，彈丸盡；發砲，砲機關絕。陳伯平戰死。錫麟即登屋走；追者至，被擒。恩銘已死，三司問錫麟狀，曰：『受孫文教令耶？』錫麟曰：『我自爲漢種問罪滿洲；孫文何等軀生，能教令我哉？』五月二十六日，虜殺山陰徐錫麟於安慶市，刳其心祭恩銘；而浙江虜官亦捕殺秋瑾，大通學校遂破壞。錫麟之死，年三十五矣。

錫麟雖陰鷲，然性愛人；在山陰，嘗步上龍山，一老嫗方自經，遽抱持救之。問其故，曰：『負人錢。』卽爲代償，得不死。

陳伯平，浙江會稽人也。名淵以字行。少長福州；歸鄉里，入大通師範學堂，徐錫麟甚重之。與游日本，欲學陸軍，不得；習巡警。旋棄歸，

專習擊射事。在上海踞一小閣，日陳藥校試。藥嘗迸發，聲鈴鈴動數十步，伯平傷身，甲錯如魚鱗。時畢人（九）多，卽避詣病院治療。復渡日本，從藥師，卒受業，道旣通，歸，欲急試，錫麟輒戒之。伯平嘗語人曰：『革命之事萬端；然能以一人任者，獨有刺客。』刻印稱實行委員，用自厲，夢寐輒呼端方鐵良，其用心專壹如此。善方言，喜作詩，詩多亡矣。伯平死時，年二十六。

馬宗漢，字子貽，浙江餘姚人也。祖某，素任俠，貧民皆倚爲重。宗漢少慧，聞人誦岳鄂王詞，欣欣若有得，曰：『長大亦當如是。』及長，讀史傳，益感慨，以破虜自誓，潛結少年有氣者數人，又習英吉利語。入浙江高等學校，罷歸；與同志立三山蒙學堂，自督教之。詔以亡國之痛，異族之禍，弟子皆泣下莫能仰視。常購求近人言光復書，散之鄉里，見者

扼腕。浙江所以多義旅者，宗漢力也。頃之，從徐錫麟赴日本，欲陰求豪傑，然所遇多大言自矜，宗漢大失望歸。欲赴德意志學陸軍，諸少年留宗漢欲有所規覓，會遭祖喪，遂不行。是時虜廷下書稱立憲，宗漢作書辯其妄。然士人多幸愛虜。宗漢發憤，疾作。

徐錫麟在安慶，召宗漢及陳伯平計事。宗漢與諸生書曰：『吾此行不能滅虜，終不返矣！』錫麟既與浙東義旅成謀，期且迫，宗漢伯平日夜部署軍事。及期，錫麟已誅恩銘。宗漢謂顧松敗謀，召至，即斷頭，督巡警生破軍械局，援絕，伯平戰死。宗漢欲焚軍械局，錫麟止之，且曰：『徒死無益；亟走，猶可爲後圖。』宗漢去半道，爲虜所得，繫獄五十日，窮問黨與，考掠楚毒。宗漢爲遜言抵調，卒不得一人主名，七月十六日，虜殺餘姚馬宗漢於安慶獄年前，二十四。

章炳麟曰：『錫麟卓鷲越勁，蓋有項王風。其猝起不反顧者，非計短也，以寡助遇大敵，固以必死倡耳。始錫麟攜妻孥抵日本，及歸，有知其謀者，風錫麟當置家屬海外，猶得遺種。錫麟曰：「人皆有妻子，可悉移異域乎？以至安自處，詒人以危，吾恥之。」卒攜家歸。余見世之從容大言者多矣，臨事多全軀保妻子，而世方被以榮名，光復之緒其斬哉！』

### 解題

徐錫麟，刑死皖撫恩銘事，在清德宗光緒三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五年）。斯時清政府腐敗益甚，革命潮流漸次壯闊。徐氏一擊而中，天下震動，雖彼衆我寡，舉事不崇朝而敗，然予國民以強烈之衝動，益堅嚮往革命之情志，則頗有鉅大之裨益焉。

章炳麟浙江餘杭人，本名絳，字太炎，清季加入同盟會，以文字鼓吹種族革命，頗有勞績

。其在學術上之貢獻，則在文字學方面爲多，文始及新方言兩種可資參證。

又章氏喜治考證學，然如原名明見諸篇援引西方論理心理之學說以釋墨經；齊物論釋援引佛家法相宗之學說以比附莊旨，均新奇精闢，爲以前樸學大師所難企及者，著有章氏叢書。章氏生於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現尙健在。

註釋

- （一）沙門，釋氏稱僧曰沙門，梵語勤息之義。謂勤修善法，止息惡行也。（二）天官，卽指天文，星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史記有天官書。（三）渾天儀，卽天球儀，畫星辰於圓球之表面，形如地球儀。（四）恭，音忌，毒害也。（五）露西亞，卽俄國，日本稱之爲露西亞，或簡稱露國。（六）項梁爲項羽之季父，未起兵時，曾與羽避仇吳中，且曾至浙江。（七）秋瑾字璿卿，又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亦爲山陰人，遊學日本，亦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運動。徐氏事敗，清吏謂瑾與同黨，同年六月六日在紹興遇

害。(八)大浸，大水也。(九)罽人，偵探也。

## 聶將軍歌

黃遵憲

聶將軍！名高天下聞，虬髯虎眉面色赭，河朔將帥無人不愛君(一)。  
燕南忽報妖民起，白晝橫刀走都市，欲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二)，是何  
鼠子乃敢爾？將軍令解大小圍，公然張拳出相抵。空拳冒刃口喃喃，炮聲  
一到駢頭死(三)。

忽來總督文，戒「汝貪功勳！」復傳親王令，責「汝何暴橫」(四)明  
晨太后詔，不許無理鬧；夕得相公書，問訊「事何如？」皆言「此團忠義  
民，志滅蕃鬼扶清人。」復言「神拳斫不死，自天下降天之神。」國人爭  
道天魔舞，將軍墨墨淚如雨，呼天欲訴天不聞。此身未知死誰手，又復死



何所！

大沽昨報礮臺失，詔令前軍作前敵，不聞他軍來，但見聶字軍旗入復出。雷聲耿耿起，起處無處覓，一礮空中來，敵人對案不能食，一礮足底轟，敵人繞床不得息，朝飛彈雨紅，暮捲槍雲黑，白馬橫衝刀雪色，周旋進退來夾擊，黃龍旗下有此軍，西人東人驚失色，敵軍方詫「督戰誰？」中旨翻疑戰不力。

此時衆團民，方與將軍讎，阿師黃馬褂，車前鳴八騶，大兄翠雀翎，衣冠如沐猴，亦有紅燈照，巾幗羸兜鍪（五），昨日并賜金，滿車高甌窶，京中大官來，神前同叩頭，「懿旨五六行，許我爲同仇，獎我興甲兵，勉我修戈矛（六），將軍顧輕我，將軍如此否？」

軍中流言各譁譟，作官不如作賊好。諸將竊語心膽寒，從賊容易從軍難

，人人趨叩將軍轅，「不願操兵願打拳。」（七）將軍氣湧遍傳檄，「從此殺敵先殺賊！」將軍日午罷戰歸，紅塵一騎乘風馳，跪稱：

「將軍出戰時，闖門衆多僂羅兒，排牆擊案拖旌旗。嘈嘈雜雜紛指揮，將軍之母將軍妻，芒籠繩縛兼鞭笞，驅迫泥行如犬鷄，此時生死未可知，恐遭毒手不可遲，將軍！將軍！宜急追。」

將軍追賊正馳電，道逢一軍路橫貫。齊聲大呼「聶軍反！」火光已射將軍面，將軍左足方中箭，將軍右臂幾化彈，是兵是賊紛莫辨，黃塵滾滾酣野戰。將軍麾軍方寸亂，將軍部曲已雲散。

將軍仰天泣數行，「衆狂仇我謂我狂。十年訓練求自強，連珠之炮後門槍，禿襟小袖氈氍裝。番身漢心庸何傷（八）。執此誣我讒口張，通天之罪死難償（九）。我何面目對我皇，外有虎豹內豺狼。警警犬吠牙強梁，一

身衆敵何可當，今日除死無可望，非戰之罪乃天亡！」

天蒼蒼，野茫茫，八里台，作戰場（十），赤日行空飛沙黃。今日披髮歸太荒。左右攙扶出裹創，一彈掠肩血滂滂。一彈洞胸胸流腸。將軍危坐死不僵。白衣素冠黑襖檔。幾人泣送將軍喪，從此津城無人防。

將軍母，年八十，白髮蕭騷何處泣。將軍妻，是封君，其存其歿家莫聞。麻衣草履色憔悴。路人道是將軍子，欲將馬革裹父尸。萬骨如山堆戰壘。

解題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生於清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卒於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曾任外交官三十年，歷游南洋日本英美，著有日本國誌及人境廬詩集。梁啟超評其詩，謂「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見飲冰室詩話）；胡適亦謂「黃遵憲願想用新

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來做當日新詩。』（見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可覘其作風之趨向。最近北平文化學社印行之人境廬詩草較完全，古直選輯黃公度詩箋三卷。

注釋

(一)甲午役，葉志超敗於牙山，聶士成帥偏師千人扼摩天嶺，日軍屢犯，皆擊敗之，奉天得無恙。遼城外有山曰連山關，日軍欲登山俯擊，依山上下，節節爲營。士成探知之，乃募死士，乘夜潛登小腰，分爲二隊，一向上，一向下，各放槍數排；時大雪蔽天，瞭望俱窮，日軍在山顛者疑山腰以下爲我所得，在山腰以下者又疑山腰以上爲我所據，各用槍砲擊射。天明，我軍突出，士成自率大軍從山下掩至，遂獲全勝，收復連山關各要隘，威名大震。(二)敵軍攻奪大沽砲臺，慈禧太后聞警大懷急，散官帑犒士。拳民自稱不願受賞，願得一龍二虎頭，削平患難，歸報先師。二虎指奕劻 李鴻章，一龍指光緒帝也。(三)

拳匪初起，士成奉命保津蘆鐵道，大破匪黨於落岱堡。(四)剛毅至涿州，拳匪請解士成兵權，剛毅以聞，或言不可，乃令榮祿遺書士成，戒其勿浪戰邀功。(五)拳匪中有名紅燈照者，皆選室女未嫁者充之。(六)敵攻大沽，提督羅榮光擊傷敵軍官一人，裕祿以大捷告，遂下詔褒拳匪爲義民，山東等省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七)拳匪已受撫，倏大張，謀陷士成，以報落岱堡之怨。軍士知士成失寵，寢不用命。(八)中日和議成，士成奉命練一軍，參用德國兵制，召募壯士，日訓練之，故曰蹇蹇裝也。(九)西沽礮臺失守，編修彭青藜等誣劾士成受金，賣與敵人，詔裕祿密查。(十)士成引兵攻紫竹林，轉戰至八里台，免胄赴敵而死，營官宋占標從殉。

## 臺灣行

黃遵憲

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

當初版圖入天府，天威遠及口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眈眈無厭彼碩鼠（一），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二），何況閩粵百萬戶？成敗利鈍非所覩，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巡撫（三）：「今日之政民爲主，臺南臺北固吾圉，不許雷池（四）越一步！」

海城五月風怒號，飛來金翅三百艘。追逐巨艦來如潮，前者上岸雄虎彪，後者奪關飛猿獠。村田之銃備前刀，當輒披靡血杵漂。神焦鬼爛城門燒，誰與戰守誰能逃？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搢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傍俯折腰。紅纓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髻（四），跪捧銀盤

茶與糕，綠沉之瓜紫蒲桃，「將軍遠來無乃勞！降民敬爲將軍導。」將軍曰：「來呼汝曹，汝我黃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五）人中豪，實隔此土來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教，國家仁聖如唐堯。撫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曉曉（六）。」

將軍徐行塵不囂，萬馬入城風蕭蕭。嗚呼將軍非天驕（七），王師威德無不包。我輩生死將軍操，敢不歸依明聖朝！

噫噉吁！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預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註釋

（一）碩鼠 詩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刺重斂也。（二）三戶 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按戶，指戶口言，謂楚人滅亡，至於僅存三戶也。（三）總統

清德宗光緒廿一年割臺灣和日，臺人奉唐景崧獨立抗拒，稱臺灣獨立國大總統。（四）雷

池 大雷水至望江縣，積而爲池，謂之雷池。晉庾亮報溫嶠書：「足下無過雷池一步。」

（五）雲鬢 鬢，髮後垂也。亦曰燕尾。（六）延平郡王 明末，鄭成功據臺灣，桂王封爲

延平郡王。（七）曉曉 詩：「予維音曉曉。」箋：音曉曉然，恐懼告訴之意。（八）天

驕 漢書：「胡者，天之驕子。」

## 軍中歌及旋軍歌各二首

黃遵憲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灸眉頭瓜噴鼻（一），誰實能逃死？  
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探穴直探虎穴（二）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  
馬磨馬耳人磨肩，前，前，前！



金甌(三)既缺完復完，全收掌管權。胭脂失色(四)還復還，一掃勢力圈(五)。海又東環天右旋(六)，旋，旋，旋！

秦肥越瘠(七)同一鄉，併作長城長。烏夷(八)索虜(九)同一堂，併作強軍強。全球看我黃種黃，張，張，張！

註釋

(一)艾灸眉頭瓜噴鼻 隋書麥鐵杖傳：『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蒂噴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胡三省通鑑注：『黃，熱病也。熱則頭痛，故燃艾以灸之；熱則上壅，瓜蒂味苦寒，故噴鼻以通關。』(二)虎穴 喻危險之地也。『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為後漢班超之語。(三)金甌 喻疆土之完固也。南史：『武帝言我國家，獨若金甌，無一傷缺。』(四)胭脂 與焉支同，山名，在今甘肅山丹縣東南。本為匈奴地，後被漢軍攻占，故匈奴人有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

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五）勢力圈 卽勢力範圍。清末列強窺破我國衰弱，羣思染指，各於無形中劃定其勢力範圍（六）天右旋 晉書天文志云：『天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此處謂天右旋，卽天向東轉，意言東方復興，不爲西方所屈服也。

（七）秦肥越瘠 春秋時秦越二國，一在西北，一在東南，相去極遠，故言疏遠者曰秦越。

（八）島夷 海島之夷也。南北朝時北魏詆南朝爲島夷。魏書有島夷傳，卽指宋齊梁三朝。

（九）索虜 南朝詆北朝爲索虜，因其辮髮也。

## 書葉機

龔自珍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

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一）。機以廩貢生（二）治試具，凡竹籃，

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母與試。機大詫。

初，蔡牽，朱潰（三）兩盜爲海巨癩，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衄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四）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

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

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借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

葉君乃揜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

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齎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三千人。天明，簿旂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

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檣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艘（五）。殺賊四百餘人。九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

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潰艦中或爭軋詛（六）神，必曰「遇代山旂。」

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解題

龔自珍更名鞏祚，字璣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人。生於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卒於宣宗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道光九年（一八二九）進士，授內閣中書，陞宗人府主事。十七年改禮部，因避仇告歸，卒於道。定盦幼從其外祖段玉裁受說文，於金石官制目錄之學，尤有特好。文導源周秦，自成一家，詩詞亦超逸。著有定盦文集三卷，續集四卷，文集補二卷，補編四卷，布文傳一卷，泉文記一卷，鏡苑一卷，尚書序大義一卷等二十餘種。

葉機之事實，於保鄉衛民方面，頗有重大之意義。其不憑藉官府之任何助力，純以鄉中之人力財力為基礎，而奏此偉績，尤為難能可貴。

注釋

（一）鄉試清科舉制度，每三年，各省士子集於省城，由朝廷簡命主考命題考試，名曰鄉試

，取錄者稱爲舉人。(二)廩貢生，科舉時代，生員受廩祿者，名曰廩生。及食廩期滿而科試優異者，得補貢，名曰廩貢生。(三)蔡牽，清福建同安人，爲閩浙海面著名之海盜，後以屢爲清兵所敗，自鑿其舟，沉海死。朱潰，亦爲閩浙海面著名之海盜，後爲清將許松年所殺。(四)阮公，名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生於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卒於宣宗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歷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學術自任。(五)綠艙，古時舟名，此用以指大船。(六)詛神，謂在神前賭咒也。

## 沈雲英傳

夏之蓉

雲英者，沈將軍至緒女也。將軍守備道州；(一)張獻忠(二)破武昌，過洞庭(三)而西，勢張甚。未幾，攻圍道州。將軍出營木壘，歿於軍。

雲英年十七，告州人曰：『賊雖累勝，然皆烏合(四)，不足畏。吾女

子，義不忍與賊俱生。吾爲父死，諸公爲鄉里死，卽道州可完。孰與乞命狂賊之手，坐視妻若子爲虜乎？」衆壯其意，皆曰：「諾。」

城門開，雲英甲而馳，一城人奮梃隨之，直前擊賊。賊駭亂，出不意，皆自相蹂藉（五）以奔。遂解道州圍，獲父屍；城中人皆縞素助雲英成喪

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而以死全道州城者，雲英父子也。郡守上功，詔贈至緒副總兵，加雲英游擊將軍，坐父署，守道州。

雲英，會稽人也；距今百餘年，道州人祠祀麻灘，（六）四時不絕。

論曰：『明季二賊豎（七）四竄，（八）遂移神器。（九）時士大夫脅息（十）兵刃下，能不喪其丈夫（十一）者鮮矣！秦良玉（十二）沈雲英之流，解簪珥一奮，賊氣爲奪。忠勇之伸，乃激於女子，事何奇也！豈亂世陰陽之道，

不得其情；抑義在天下，不可奪志者，雖匹婦猶然歟！雲英事不載明史，余故傳之云。」

解題

夏之蓉字芙蓉，號讓谷，江蘇高郵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卒於高宗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官至翰林院檢討，提督廣東湖南學政。又嘗主講鍾山麗正書院，足跡半天下，所至題詠唱酬無虛日，虛懷樂善，尤好甄拔寒賤，為海內所宗仰。其天才宏放，通經史，善詩文，長於論古，歌行尤跌宕淋漓。著有讀史提要錄、半舫齋偶輯及半舫齋詩文集。

本篇描寫沈雲英忠勇奮發，破賊全城事，大堪媿彼佻佻兒，貪生畏死之鬚眉矣。

注釋

（一）道州，今湖南道縣。（二）張獻忠，延安衛人，明末流寇巨魁，連擾山陝河南兩湖等



地，最後入川，稱大西國王；所過屠殺極衆。(三)洞庭，湖名，爲我國第一淡水湖，在湖南省。(四)鳥合，如鳥鳥之集合，喻無紀律。(五)蹂藉，足相蹂躪，尸相枕藉也。(六)麻灘，地名，在道州北八十里。(七)二賊豎，指李自成與張獻忠。(八)訶，潰亂也。(九)神器，謂帝位。(十)脅息，謂恐懼之甚，竦體而喘息也。(十一)丈夫，謂丈夫之志氣。(十二)秦良玉，明忠州人，石砮宣撫使土司馬千乘妻，有智略，善騎射；常爲男子裝。千乘卒，代領其衆；以戰功授都督僉事，充當兵官，流寇入川，良玉屢破之。及張獻忠陷川，良玉分兵守四境，賊編招土司，無敢至石砮者。良玉卒以壽終。

## 閻典史傳

邵長蘅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一)，始家北直隸之通州，(二)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

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三）旁邑，丞簿選悞（四）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鞭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徼巡縣尉（五），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正月也。

當是時，本朝定鼎改元（六）二年矣。豫王（七）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弘光帝（八）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

降，或走，或閉門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九）以南，一月閒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

初，薙髮令下（十）。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蟻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閩君；此大事，須閩君來。』乃夜馳騎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及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麁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

縉，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

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叩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緇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隕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陣院（十二）閒；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緇城斫營。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緇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

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十二）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

雅故，爲我語閩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士分茅（十三），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

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醃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

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

』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

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鑕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燄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斂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躡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

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

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

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十四）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十五），鄰女詈人（十六），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闔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據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

也，願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解題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山人，江蘇武進人。生於明思宗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卒於清聖祖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性穎悟，讀書數行下，弱冠以古文辭名，客遊京師，與施閏章，汪琬，陳維崧，朱彝尊等相唱和，後客蘇撫宋楚幕中最久，著有青門集。

典史掌文移出納，僅爲知縣之一屬史。閻應元爲江陰典史，當清兵南下時，閻已卸任，獨能死守勿去，殺傷過當，力盡就義。其忠節偉烈，洵足垂千古而不朽。

註釋

（一）錦衣校尉 明之禁衛軍，曰錦衣衛，校尉本爲六品以下武散官之通稱，明之錦衣衛，則所屬奉輦擎執者，皆謂之校尉，實則官役耳。（二）北直隸之通州 明太祖置北平布政司，成祖遷都，以江南爲南直隸，北平爲北直隸，卽今之河北省。通州亦有二，屬南直隸



者，曰南通州，即今之江蘇南通縣；屬北直隸者，曰北通州，即今河北之通縣。（三）攝

篆，兼代也。官署之印，俗稱曰篆。攝篆代行印務也。（四）丞簿，即縣丞主簿，皆

縣中佐貳之官；選，同異，選悞亦作選奕，怯弱不前也。（五）欽依都司掌徵巡縣尉，都

司，即都指揮司，掌一省之軍政，縣尉，漢置，主緝一縣盜賊，及察究奸宄；明廢尉，置

典史，此言縣尉，即指典史。徵巡，巡察也。謂欽命依照都司職銜掌巡察縣尉也。（六）

定鼎改元，夏禹收九州之金，鑄爲九鼎，爲傳國重器，故得天下曰定鼎，改元，改年號也

。（七）豫王，名多鐸，清太宗次子，封豫德親王。（八）弘光帝，名由崧，神宗孫，甲

申（一六四四）即位於南都，改元弘光。明年五月，總兵田雄劫帝降清。（九）京口，今江

蘇丹徒縣治，京江之口也。（十）薤髮令，清順治二年陷南京，執福王，下薤髮令，令民

皆薤髮辮髮，違者棄市。（十一）陣院，城上雉堞也。（十二）劉良佐，直隸人，與劉澤

清，黃得功，高傑，同爲弘光四鎮。多鐸南下，良佐迎降，時爲總兵。（十三）胙土分茅

胙音昨，報也。分茅，謂分頒茅土也。胙土分茅，卽分封以土地之意。（十四）頑民，謂頑梗不化之民；遷，放逐也，作者以明代遺民而傳述鼎革間事，忌諱滋多，故引茲二語。

。（十五）跖，盜跖謂黨惡嫉賢各爲其主也。國策：「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十六）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誑其長者，長者詈之；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

。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

##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一）請周后命侍公主，（二）主絕憐之。

宮人見上憂流寇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憂也。(三)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承恩奇之。

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四)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五)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

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

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六）

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謊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

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

；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

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智井中。（七）賊鉤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列，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勳。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祔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

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盞酌

，又以大觥連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闔王，（八）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齣如雷。

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聞；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劉粉頰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 解題

費宮人事附見明史周后傳，然略而不詳。清初曹子清（別署遺民外史）作虎口餘生傳奇，中有刺虎一劇，卽寫費宮人事，又袁枚作費宮人刺虎歌，皆爲後人所傳誦云。陸次雲字雲士

，浙江錢塘人。生卒年均不詳，約清聖祖康熙初前後在世。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舉博學鴻詞，不遇。官知縣，有善政。次雲續學工詩文，著述頗多，有八紘釋史四卷，紀餘四卷，八紘荒史二卷，峒谿織志三卷，志餘一卷，湖壩雜記一卷，北墅緒言五卷，尙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二卷及澄江集一卷，玉山詞一卷。

注 釋

（一）懷宗 字由檢，年號崇禎，在位十七年，（一六二八——一六四四）（二）公主 懷宗女長平公主，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國時，揮刀斷公主左臂，越五日復甦，後清帝命尙前選定初主之周顯，清黃韻珊作帝女花傳奇卽紀其事。（三）杞人憂 列子天瑞篇記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托，後人因謂無益之憂慮爲杞人憂。（四）泄泄 孟子離婁「泄泄猶沓沓也，」朱熹解爲怠緩悅從之貌。（五）公羊傳僖公十一年；獻公將死，問荀息：「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曰：「使殺者反生，生者不媿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此

處語本公羊，而略變其辭。(六)鼎湖 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乘龍上仙，後人因名其處曰鼎湖見史記封禪書，復常用此典指帝王之崩逝，此處謂隨懷宗同死。(七)曾井 無水之廢井 (八)闔王 初，高迎祥自稱闔王，李自成從迎祥爲闔將，及迎祥死，部下推之爲闔王，後人遂稱之爲李闔。

##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一)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三)史朝夕獄門外；逆闈(四)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五)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眚，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六)出沒蘄黃潛桐間，(七)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

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媿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

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 解題

左光斗字遺直，明桐城人。萬曆進士，授御史，以忤魏忠賢，與楊漣魏大中等同時遇害。

左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年（一五七五），卒於熹宗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後追贈太子少保，謚忠毅。史可法爲其得意弟子，曾受特達之知。望溪此文，係記史公探獄事，僅左公生平之一片段，故曰逸事。

方苞字鳳九，號靈皋，晚號望溪，安徽桐城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卒於高

宗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累官禮部侍郎。論學以宋儒爲宗，推行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歐韓，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心風化者不苟作，爲桐城派之初祖，著作頗多，有望溪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補遺四卷，及周官析疑，春秋通論，喪禮或問等書。

注釋

（一）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尙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兵陷城被執不屈死。清乾隆中追諡忠正，有史忠正集。（二）碌碌，凡庸貌。（三）廠獄，明有東西廠及錦衣衛鎮撫使獄，凡下廠獄者，輒被掠慘死。（四）逆閹，指宦官魏忠賢。（五）炮烙，殷紂所造之酷刑。後凡燔灼焙炎之刑，概曰炮烙。（六）張獻忠，明末延安衛人，與李自成連寇山陝河南等地，據武昌，自湖南趨蜀，陷成都，稱大西國王。所過屠殺甚慘，爲清肅王所殺。（七）斬黃潛桐，斬，今湖北蘄春縣，黃，今湖北黃岡縣

，潛，今安徽潛山縣，桐，今安徽桐城縣。

##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不可至乎？』躡屨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

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一)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之見也。經行萬里，獠洞，蠻陬，踪跡殆遍。卒無所遇。

府君禱之衡山，(二)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為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為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三)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

一日，奏廁，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

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閒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為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

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飢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

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四）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 解題

黃宗羲字太冲，號黎洲，浙江餘姚人，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卒於清聖祖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父尊素以忠直死魏闖之難，宗羲具疏訟冤，袖長錐錐許純祖等，思宗歎爲忠義孤兒。明將亡，奔走營救不得；入清隱居教授，康熙中舉博學鴻詞，及薦修明史，皆力辭不就。卒後，門人私謚文孝，學者稱南雷先生。其學主先窮經，而求事實於史，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著述頗富，最著者爲明儒學案，中國之有學術史自此始。

此篇爲黎洲敘述其六世祖廷璽尋其兄伯震事，因兄弟友愛之篤，不憚跋涉萬里，歷盡艱辛，讀之可以增手足之情。

注釋

(一)零丁 尋覓人之文字也。說文「鈴，令丁也」。零丁卽令丁，鈴聲也。昔時尋人振鈴，猶今之擊小鑼，此以器物名爲文體名耳。

(二)衡山 五嶽之一，卽南嶽也，在今河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三)道州 今湖南道縣。

(四)景泰，明景宗年號，(起公元一四五〇至一四五六)。

(五)明英宗親徵衛特拉，兵潰土木，額森以帝北行。弟景宗立，遙尊帝爲太上皇帝。衛特拉旋遣使議和，上皇還京師，入居南宮，不許朝謁，景泰八年，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於南宮，上皇復辟，廢景泰帝仍爲郕王，史稱「奪門之變」。

## 廉恥

顧炎武

五代史馮道傳（二）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二）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皆不知廉恥，而至於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知恥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衆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三）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四）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闍（五）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解題

顧炎武，本名絳，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傭，江南崑山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卒於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少棄舉業，講求經世之學，明亡後，母不食而卒，遺命勿事二姓。魯王時，與同里歸莊共起兵，官兵部職方郎中。清定天下後，亭林屢被徵荐，力辭不就，卒以布衣終於陝西之華陰。生前足跡半天下，頗蓄意恢復，多所準備。著述宏富，有亭林詩文集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日知錄三十卷，積三

十餘年而成，尤爲精詣之作，本篇即選自日知錄中，觀其言，即可知其行矣。

### 注釋

- (一)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著。馮道，五代景城人，曾歷事唐晉漢周四姓十三君，官皆將相，自稱長樂老，並著書盛自稱詡，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爲作傳，極肆詆斥。(二) 管子即指春秋時之齊管仲，此數語，在今本管子中。(三) 顏氏家訓二十篇，爲南北朝顏之推著。(四) 鮮卑，種族名。北魏拓跋氏，卽其種也。(五) 闇，昏也，蔽也。

## 原 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

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一）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二）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舉世所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

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視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也，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三）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鼠首。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四）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天如父』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五）

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縻，固扃鐸，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八)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八)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解 題

梨洲著有明夷待訪錄，包含論文十餘篇，爲其政治理想之表現。此篇即選自該錄中，對於

不顧民衆福利之專制帝王肆極嚴正之詆斥，扶植民權，意最顯著。

注釋

(一)許由務光，皆傳說中上古之高士。堯以天下讓於許由，不受，隱於箕山。湯克桀，以天下讓務光，不受，負石而自沉於水。(二)史記 高祖本紀：「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又索隱：「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三)史記 伯夷列傳：「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既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四)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五)明代有主張孟子不宜立於學宮。(六)南北朝，宋順帝昇明三年，蕭道成令下詔禪位，帝匿於佛蓋

下，王敬則勒兵入迎，順帝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遷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見通鑑。（八）毅宗卽明崇禎帝，事見費宮人傳。

## 復多爾袞書

史可法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苟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

我大行皇帝（一）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

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聞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執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

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讎。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二）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目，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枏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



，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羣黎，且罷雍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三）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

乃辱明詔，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四）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五）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立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

；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縉；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舊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

往先帝軫念潢池（六），不忍盡戮；剗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

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解題

史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明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清攝政王多爾袞作書勸降，卻之。城陷被殺，揚人葬其衣冠袍笏於揚之梅花嶺。後人稱爲史閣部，諡忠靖，清乾隆中追諡忠正，有史忠正集。

清攝政王多爾袞作書勸史可法降，曾舉春秋之義，詰責南都，可法復書，因亦以春秋大義相答，針鋒不差毫黍，措辭不卑不亢，深得立言大體，此文相傳出侯方域手筆。

### 注釋

(一) 皇帝初喪，稱大行皇帝，大行者，一去不復返也。(二) 指宏光帝，名由崧。(三) 以已最勝之項，禮佛最卑之足，謂之頂禮；蓋印度古代至敬之禮也，加額，謂以手加諸額，亦慶幸之敬禮。(四) 神異經：『東方宮門有銀榜，以青石碧縷，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故君主之世，稱太子曰青宮。(五) 卽朱熹所編之通鑑綱目。(六) 漢書：『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後人因借以指盜賊，此處係指流寇。

##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一）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

(二)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闡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余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三)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四)，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旣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五)——卽今之儼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乎！大闢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六）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鈞黨之捕徧於天下（七），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闢亦遠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八）：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九）榮於身後。而五

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陸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十），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十一）也

解題

張溥字天如，太倉人。生於明神宗三十年（一六〇二），卒於思宗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假歸。嘗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論議朝政，自謂以嗣東林，社會上頗占勢力。里人陸文聲求入社，不許，詣闕訐溥，嚴旨窮究

不已，溥卒而事未竟。後詔徵遺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溥詩文敏捷，對客揮毫，俄頃立就。著有七錄齋集十二卷，詩三卷，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

此篇敘述明代魏闈擅權時，蘇州顏佩章等五人激於義憤而發生之民衆反抗運動，在專制淫威下，獨能不屈不撓，從容就義，洵具極深刻之意義焉。

### 注釋

(一)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明江蘇吳縣人。萬曆進士，性耿介，熹宗時，歷官吏部稽勳司主事，文選司員外郎，力杜請托，抑僥倖，清操嶙然，後乞假歸，以忤魏忠賢，爲其黨所誣陷，被逮下獄死。(二)此指吳郡，隋唐以來改爲蘇州。(三)指復社。(四)中丞卽巡撫，時江蘇巡撫毛一鷺爲魏忠賢之死黨。(五)顏佩章，賈人子；楊念如，鬻衣者；沈揚，業牙僧；馬杰，市民；周文元，周順昌之與夫；卽所謂「草野之無聞者」也。(六)編伍卽編戶，猶言平民隊也。(七)鈞黨，謂相牽引爲同黨也，天啓間，魏忠賢誅斥



東林黨人，如黃尊素、李應昇、繆應期、高攀龍、等均被逮死。一時黨禍大興，藉其名頌示天下，凡一百八十餘人。（八）聖人，指崇禎帝，投環，自縊也。崇禎元年，帝放忠賢於鳳陽，既而復召回，忠賢知不免，遂自縊於阜城驛，旋又下詔戮其屍。（九）魏闖誅後，又下詔恤冤陷諸臣，謚周順昌曰忠介。（十）周穆王沿太僕正，以伯冏爲之，故後人稱太僕卿爲冏卿。吳因之名獸，吳江人，萬曆時，官太僕少卿。（十一）太史本爲史官之長，明清二代，史館事多以翰林爲之，故稱翰林爲太史，文起文公震孟，景縣人。孟長姚公名希孟，文震孟之甥。

## 戚繼光傳

張廷玉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

史大義。嘉靖（一）中，嗣職，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三郡。

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二）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

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慄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

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

雁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破賊寧波溫州。浙東平，繼光進秩三等。

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三）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

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溫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剿之。先擊橫嶼賊，人持

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

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給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右，

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告謝郊廟，大行敘賚。繼光先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代大猷爲總兵官。

明年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甯，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甯賊，斬馘三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吳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

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颯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隆慶（四）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五）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

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

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

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錄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卻之。

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略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



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联接，詔予世廕，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篋笄，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當是時，俺答（六）已通貢，宣大（七）以西，烽火寂然，獨小王子（八），後土蠻，（九）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而朵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萬歷元年春，二寇謀入犯，馳喜峯口索

不得，則肆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擄擊，幾獲狐狸。其夏，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期年春，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彊長禿令入寇。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禿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請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禿。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峯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進左都督。

己，增建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爲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繼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蠻偕妻大嬖只襲掠邊卒，官軍追破之，土蠻犯遼東，繼光急赴偕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

保，錄功加少保，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廩賚。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十）。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功。

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脣齒，猶時躡內地。總督王忬、楊選並坐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

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卽謝病。繪事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

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實記，談兵者遵用焉。

弟繼美，亦爲貴州總兵官。

解題

張廷玉字衡臣，一字硯齋，安徽桐城人，生於清聖祖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卒於高宗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康熙進士，雍正間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封三等勤宣伯。雍正元年爲明史總裁，根據明史稿增損成書，至乾隆始刊行之，頗稱典贍。卒諡文和，著有澄懷園全集，此篇從明史中選出。

戚繼光以防倭著績，盡人皆曉，無待辭費。『聞鼓鞀而思將帥』，在日被倭人侵略壓迫下

之今日，三百年前戚氏之勳伐，自尤繫國民之希望，而夢寐以求之者焉。戚氏生年不詳，約卒於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所著多兵家言，詩文特其餘事，有止堂集及紀效新書，練兵實記，武備新書等，均見四庫總目。

注釋

- (一)嘉靖，明世宗年號。(公元一五二一——一五六六) (二)俞大猷，晉江人，禦倭平匪功極鉅，官至福建總兵，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在軍中五十年，未嘗敗衄，卒諡武襄，明史中有傳。(三)胡宗憲，績溪人，以平賊功，官至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卒諡襄懋。(四)隆慶，明穆宗年號。(公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 (五)薊門即薊丘，在河北宛平縣北，此泛指北方邊疆，時俺答土蠻常入寇。(六)俺答，爲韃靼酋長，據河套，雄贖好兵，屢寇諸邊。(七)宣大，即宣府大同。(八)小王子，元裔去汗號，稱此。(九)部落名，韃靼小王子孛，即內蒙土默特旗，今屬綏遠。(十)

李成梁，朝鮮人，英毅驍健，萬曆初累官遼東左都督。（十一）徐階松江人，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屏絕苞苴，收召人望，優假言官，稗政多所匡救，卒諡文貞。高拱，新鄭人，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累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卒諡文襄。張居正，江陵人，神宗時爲首輔，飭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內稱治，卒諡文忠。

## 指南錄後序

文天祥

德祐（二）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境，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三）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尙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

，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三）構惡於前，賈餘慶（四）獻詔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五）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任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六），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

至京口（七），得間奔真州（八），卽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九），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十）；不得

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十一），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十二），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

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餘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眞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十三），揚子橋（十四），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上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十五），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十六），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十七）死。至海陵（十八），



如高沙（十九），常恐無辜死。道海安（二十）如皋（二十一）、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二十二），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二十三），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鈔錄，將藏之於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

解題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吉州吉水人。生於宋理宗端平三年（一二三六），卒於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文山年二十，舉進士第一。累遷湖南提刑，改知贛州。德祐初，元兵入寇，天祥應詔勤王，拜右丞相，後加少保，封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將張弘範掩至，被執，拘燕三年，元世祖知文山不肯屈節，乃殺之。著有文山集二十一卷，

文山詩史四卷。

本篇係敘述德祐時文山被命至元軍中議和被拘，及脫險後經過，顛沛流離，瀕死者屢，仍不改其忠貞之素操焉。

注釋

(一)德祐 宋恭帝年號。(二)左丞相 時吳堅爲左丞相。(三)呂師孟 文煥之姪，於德祐元年使元軍。(四)賈餘慶 時爲右丞相，與吳堅劉岳等並充祈請使如元。(五)虜帥 謂元帥伯顏也。(六)引決 謂自殺也。(七)京口 今江蘇丹徒縣。(八)真州 今江蘇儀徵縣。(九)二關 天祥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關少隙，不能合從耳。』按二關，謂淮東淮西兩制置司也。(十)維揚帥下逐客之令 天祥東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淮東制置司丁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

復遣二路覘天祥，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開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展轉至溫州。

(十一) 出北海 宋史：『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溫州。』此言北海當指今江蘇高郵以東地。

(十二) 蘇州洋 當指今上海附近一帶海面。(十三) 瓜洲 在江蘇江都縣南四十里江濱。

(十四) 揚子橋 卽揚子津，在江都縣南十五里，自古爲江濱津要。(十五) 質明 天明

時也。(十六) 城子河 在高郵縣東南。(十七) 邂逅 不期而會也。(十八) 海陵 今

江蘇泰縣。(十九) 高沙 地名，在高郵縣西南。(二十) 海安 在秦縣東南。(二十

一) 如皋 今江蘇如皋縣。(二十二) 通州 今江蘇南通縣。(二十三) 痛定思痛 韓愈

文：『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

## 正氣歌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廣室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圍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一）。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二)。

在齊太史簡(三)，在晉董狐筆(四)，在秦張良椎(五)，在漢蘇武節

(六)，爲嚴將軍頭(七)，爲嵇侍中血(八)，爲張睢陽齒(九)，爲顏常山舌(十)。或爲遼東帽(十一)，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十二)，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十三)，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十四)，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十五)，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十六)。

嗟予遘陽九(十七)，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十八)，傳車送窮北。

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闔鬼大，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十九)。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

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二十），風櫓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解題

本篇爲文山被囚燕都，臨刑前所作，其修養之純正，及意志之堅定，可窺測一斑。

注釋

- （一）語本孟子公孫丑章（二）丹青，指圖畫。言爲浩然之氣者，一一繪諸圖畫傳於後世。
- （三）春秋時，齊崔杼弑其君，太史直書之，杼殺太史。（四）春秋時，晉趙盾弑其君，太史董狐直書之，孔子稱之爲良史。（五）張良爲韓報仇，令力士操鐵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今河南陽武縣），誤中副車。（六）漢蘇武使匈奴，單于逼武降，不屈，因幽武於北海（今貝加爾湖），使牧羊，武臥起持節；十九年始還，節旄盡落。（七）漢末，劉璋使嚴顏守巴郡，爲張飛所擒，飛欲其降，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八）晉

惠帝時，河間王顥成都王穎叛，帝與戰，侍衛皆散，惟稽紹以身捍衛，被害，血濺帝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浣！』（九）唐玄宗時，安祿山反，張巡與許遠守睢陽，城陷被執，賊帥詢以『每接戰時，何以緊齧其齒？』巡罵曰：『恨不吞賊耳！』遂被殺。（十）安祿山反，顏杲卿守常山，城陷被執，杲卿瞋目大罵不絕。賊鉤斷其舌，問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十一）漢末，黃巾亂起，管甯避地遼東，不就徵辟，居遼東三十年，戴皐帽，著布裙，安貧樂道，不問世事。（十二）蜀諸葛亮率師伐魏，臨行上出師表。（十三）晉時，五胡亂華，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予生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此江。』（十四）唐德宗時，朱泚叛，召段秀實計事，秀實奪象笏擊泚，唾其面大罵，笏中泚額，血流被面，秀實遂遇害。（十五）古人以地爲方，稱地之四隅爲地維。神異經云『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博物志云：『共工氏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此則言正氣充塞，地維賴以不絕，天柱賴以不

折，仍爲人所尊崇也。(十六)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孟子釋浩然之氣曰：『配道與義。』故云道義爲浩氣之根本。(十七)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古人多以喻運會時命之困厄。(十八)春秋時，晉景公觀於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十九)疹，音麗，害也；辟易，退避也。(二十)哲人，指上文十二人；典型，指上文十二事。

### (附)文天祥

托克托

文天祥，吉之吉水(一)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童時嘗遊學宮，見所祀鄉先生(二)歐陽修(三)胡銓(四)等像，皆諡(五)曰「忠」，卽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六)，非夫(七)也。』

德祐(八)初，元(九)軍沿江東下，京師(十)震動，詔天下勤王(十一)



。時天祥在贛州（十二），招募豪傑，有衆萬人，將以入援。其友止之曰：『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以國亡在旦夕，而天下之兵，無一人一騎赴救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則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國其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日自奉甚厚，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

宋（十三）亡，天祥兵敗被俘，繫送元京，途中絕粒八日，不死。至燕（十四），館中供張甚盛，而天祥不寢不食，危坐達旦，元世祖（十五）欲其降，遣人諭之，天祥曰：『國亡，吾有死耳。』幽之三年，終不可屈，殉國前數日，世祖召天祥入，問曰：『汝何願？』天祥曰：『但願得一死。』世祖獨猶未忍，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被害。死後，其衣帶中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注釋

(一)吉水 今江西吉水縣，宋時屬吉州。(二)鄉先生 指本省或本縣之先賢有道德文章

功業者。(三)歐陽修 字永叔，北宋江西廬陵人。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古文最擅名

，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五代史及詩文集。(四)胡銓 字邦衡，北宋江西廬陵人。舉

進士，官樞密院編修，上書請斬秦檜，直聲震天下。卒諡忠簡，著有澹菴集。(五)謚

古代帝王或大臣死後，按其行狀，加以適當之稱號曰謚。(六)沒不俎豆其間 俎豆，祭

器也，俎方豆圓，皆木製者。沒不俎豆其間，謂死後不能在學宮享俎豆之祭也。(七)夫

丈夫也。(八)德祐 宋恭帝年號。(九)元 朝代名。南宋末年，蒙古族崛起於北方

。後入中國，稱元。(十)京師 指臨安——今浙江杭縣，南宋都此。(十一)勤王 以兵救援王室曰勤王。(十二)贛州 今江西南部贛縣等地。(十三)宋 指南宋。自北宋爲金人滅後，高宗趙構南遷臨安，是爲南宋，傳十六主一百四十九年。(十四)燕 指燕京，即今北平，當時元已都此。(十五)元世祖 名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孫。至元十五年，執文天祥，滅宋而有中國，在後三十五年。

### 請斬王倫秦檜孫近疏

胡 銓

紹興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臣胡銓。謹齋沐裁書，味死拜獻於皇帝陛下。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一)；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

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二）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摔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

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三）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四）可

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五），敗之於淮上（六），敗之於渦口（七），敗之於淮陰（八），較之前日蹈海之危（九）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

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十）。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明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十一）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

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十二）。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瀆天威，甘俟斧鉞，不勝隕越之至！

解題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生於宋徽宗崇寧元年（一一〇二），卒於孝宗淳熙七年（一一八〇）

。建炎二年（一一二八）進士，授撫州軍事判官，歷任樞密院編修官，上疏請斬王倫秦檜

孫近三人頭，懸之藁街，好事者餒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檜怒其逆己，編管新州。乾道中（一一六九左右）入爲工部侍郎，上所著易春秋周禮記解，詔藏秘書省，卒諡忠簡。著有澹菴集一百卷。

宋高宗紹興八年（一一三八）之上年，正金人廢劉豫之後，南都和議空氣瀰漫一時，胡銓上此彈章，褫羣奸之魄，其膽識堅卓，洵足稱已。

### 注釋

- （一）王倫字正道，宋大名人。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被金兵圍攻時，彈壓有功，高宗時，奉命使金，屢被拘執，脅之以官，竟不受而死。（二）劉豫字彥衡，宋阜城人，北宋亡後，金人冊豫爲皇帝，國號大齊，僭號八年，被金人所廢。（三）梓宮，謂天子之棺。時徽宗已崩於五國城。（四）淵聖，指宋欽宗也。（五）紹興四年夏，岳飛破李成，復襄陽六郡。（六）紹興四年冬，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追至淮



而還。(七)紹興六年十一月，劉豫遣劉麟，劉貌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貌於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渦口，爲渦水出口處，在今安徽懷遠縣東北。(八)紹興三年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於淮陰。(九)紹興三年冬，帝奔明州；明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於海，帝走溫州。(十)石晉，謂石敬瑭也。曾借契丹兵滅後唐。契丹立之爲晉帝，稱臣於契丹，上尊號曰父皇帝，自稱曰兒皇帝。(十一)孫近字叔諸，宋無錫人，高宗朝累官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參知故事，兼樞密院。主張與金人和議，後和議有異論，謫移贛州卒。(十二)糞街，地名，在漢長安南門內。漢書陳湯傳：「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頭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 出塞曲

陸游

千騎爲一隊，萬騎爲一軍，朝踐狼山（一）雪，莫宿榆關（二）雲。將軍羽箭不虛發，直到祁連（三）無雁羣。隆鼓春雷收陣鼓，蜿蜿驚蛇射生弩。漢番遺民立道邊，白髮如霜淚如雨。褫魄胡兒作窮鼠，競裹胡頭改胡語。陣前乞降馬前舞，檄書夜入黃龍府（四）。

### 戰城南

陸游

王師出城南，塵頭暗城北。五軍戰馬如錯繡，出入變化不可測。逆胡欺天負中國，虎狼雖猛那勝德？馬前嗚咿爭乞降，滿地縱橫投劍戟。將軍駐坡擁黃旗，遺旗傳令勿自疑，詔書許汝以不死，股栗何爲汗如洗。

### 書憤

陸游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五），鐵馬秋風

大散關(六)。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眞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縱筆

陸游

行省當年駐隴頭，腐儒隨牒亦西遊。千艘衝雪魚關曉，萬竈連雲駱谷(七)秋。天道難知胡更熾，神州未復士堪羞！會須瀝血書封事，請報天家(八)九世讎(九)。

書事

陸游

北征談笑取關河，盟府何人策戰多？掃盡烟塵歸鐵馬，翦空荆棘出銅駝(十)。史臣歷記平戎策，壯士遙傳入塞歌。自笑書生無寸效，十年枉是枕瑠戈。

## 示兒

陸游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 解題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人。生於宋徽宗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卒於甯宗嘉定三年（一二二〇）。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試禮部前列，爲秦檜所嫉，檜死，始爲甯德主簿，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檢密院編修，後知夔嚴二州。與范成大爲文字交，成大帥蜀，嘗荐游爲參議官，後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游詩詞皆工，尤以詩著，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自成一宗。所著有劍南詩稿八十五卷，渭南文集五十卷，逸集二卷，詞一卷，老學庵筆記十二卷，及南唐書，入蜀記，天彭牡丹譜等。

放翁瞻懷故國，刻刻不忘恢復，詩中時有流露，洵可稱爲愛國詩人，入選各篇，可爲例證

注釋

- (一) 狼山，在今河北易縣西南，其上有西水及姑姑窩等寨，五代時，土人築堡山上以避寇。
- (二) 榆關卽今河北臨榆縣之山海關。
- (三) 祁連卽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南。
- (四) 黃龍府，爲契丹所置，今遼甯開原以北及吉林全境，內蒙古東北境，皆其轄地。岳飛所謂直抵黃龍府者卽指此。
- (五) 瓜洲，在今江蘇丹徒縣南江濱。
- (六) 大散關，卽散關，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爲秦蜀交通要道。
- (七) 路谷，在陝西藍屋縣西南，南通蜀。
- (八) 天家，指天子，天子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
- (九) 公羊傳：紀侯譖齊哀公於周，烹之，齊襄滅紀，復九世之讎。按襄公至哀公凡九世。此處顯見爲指復金讎而言。
- (十) 晉書索靖傳：「索靖有先見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

見汝在荆棘中耳。」

## 滿江紅

岳飛

怒髮衝冠，憑欄處蕭蕭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一），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二）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闕！

### 解題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生於宋徽宗崇寧二年（一一〇三），卒於高宗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博覽羣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事母孝，家貧，拾薪爲燭，誦達旦不寐。生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初以敢戰士應募宗澤部下。與金

戰，所向皆捷，高宗刺「精忠岳飛」四字於旗賜之，累官至少保，河南北招討使。復大破金兵，進至朱仙鎮，欲指日渡河。時秦檜力主和議，欲盡棄淮北地以與金，一日降十二金牌召飛還。檜復諷萬俟卨等劾飛，誣以謀反，遣使捕飛父子；坐繫兩月，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吏，遂報飛死，年三十九。孝宗時追封鄂王，諡武穆，後改諡忠武。著有文集十卷（直齋書錄解題）。武穆此詞，激越豪邁，氣吞胡虜，前半闕申述所抱襟懷，後半闕表明所期事業，慷慨悲壯，讀之使人奮發。

注釋

(一)靖康 宋欽宗年號，當公元一一二六年。是年，金陷汴京；明年，徽欽二帝俱被執北去。  
(二)賀蘭山 在今甯夏省。

(附)岳飛之少年

托克托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一）人也。生時，有大禽若鶴，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二），水暴至，母姚氏，抱飛坐巨甕中，衝濤乘流而下，及岸，得不死。

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三）及孫吳兵法（四），家貧，拾薪爲燭，誦習達旦不寐，生有神力，未冠（五），能挽弓三百斤，學射於周同。同射三矢，皆中的（六），以示飛；飛引弓一發，破其筈（七）；再發，又中。同大驚，以所愛良弓贈之。飛由是益自練習，盡得同術。

未幾，同死，飛悲慟不已。每值朔望，必具酒肉，詣同墓奠而泣；又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八）。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應曰：『惟大人許兒以身報國家，何事不可爲』



？

注釋

- (一)湯陰 今河南湯陰縣，宋時屬於相州。相州，今河南安陽縣。  
(二)內黃 今河南內黃縣。  
(三)左氏春秋 一名左傳，孔子作經而左丘明作傳。  
(四)孫吳兵法 孫武，吳起之兵書也。  
(五)冠 古者男子年二十始行冠禮。  
(六)的 箭靶也。  
(七)箬 同括，箭末曰箬。  
(八)酌 祭奠時以酒灑地也。

五嶽祠盟記

岳飛

自中原板蕩(一)，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二)，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荒夷，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

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三）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四）歸京闕，取故土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 解題

本篇意旨，與滿江紅詞相同。其氣盛言宜，直搗黃龍之素志，殆歷歷如繪。

### 注釋

（一）板蕩，譏亂世也。詩大雅有板蕩二篇，皆言厲王之無道也。（二）相臺，即銅雀臺，因在相州，故名。即今河南臨漳縣。（三）蹀，蹈也。蹀血，踐蹈血跡之意，言以兵戎征服敵人也。（四）二聖，指徽欽二宗也。

五嶽祠盟記



## 劉仁軌傳

宋 祁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一）初，河南安撫大使任瓌（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藁爲竄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橫暴自如，仁軌撈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

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

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三）所惡，出爲青州刺史。顯慶（四）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

初蘇定方（五）既平百濟（六），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

（七）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八），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

雖擊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一衆從其議，乃請益兵。

時賊守夏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拔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饜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丐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繇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九）人白江（十）口，四戰皆

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

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效，卽給鎧仗糧糒，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尙何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

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殭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乏，勸課耕種，爲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

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賚妻子，璽書褒勉。……………

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

及封太山（十二），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僧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右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十）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俱江道總管，副李勣（十三）討高麗平之。

咸亨（十四）五年，爲雜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瓠蘆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卒年八十五。

解題



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陸人。生於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九九八年），卒於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官至工部尙書，諡景文。著有文集一百卷，大樂圖二卷，益部方物略等行於世。當官吏館修撰時，與歐陽修同修唐書，修撰本紀志表，祁撰列傳。此篇選自唐書，故定爲祁作。

劉仁軌生於隋高祖仁壽元年（公元六〇一），卒於睿宗垂拱元年（六八五）。劉氏一生功績最足稱道者，在克敵致勝，揚威國外。白江口一役，倭軍全覆，海水爲丹，尤爲國際戰爭中最榮譽之史實焉。

注釋

（一）武德，唐高祖年號，（公元六一八——六二六）（二）任瓌合瓌人，曾任於陳隋，唐高祖時，因討平徐圓朗及輔公祜，官至邗州都督。（三）李義府，饒陽人，太宗時爲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以文翰顯。高宗時官吏部尙書。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

，而陰賊偏忌著於心，時號義府爲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稱爲人貓。後以罪流集州死。

(四)顯慶，唐高宗年號。(公元六五六——六六〇) (五)蘇定方，武邑人，驍悍有氣

決，戰功極偉，破高麗，平百濟，凡滅三國，皆生執其王，封邢國公，累拜涼州安集大使

，卒諡莊。(六)百濟，國名，三韓之一，扶餘溫祚所建，當東晉初，有馬韓之地，約當

今朝鮮忠清南北道，全羅南北道之地。(七)新羅，國名，三韓之一，建國於西漢末，至

西晉末，兼併辰韓弁韓，並取日本之任那府，擁有當今慶尙南北道之地。嗣爲百濟高句麗

所侵，乞援於唐，唐出兵滅百濟高句麗，其地以次歸於新羅，遂統一半島全部，而臣事於

唐。(八)高麗，卽高句麗，後漢時建立王國。東晉以後，遼甯南部，朝鮮北部之地，悉

爲所有。(九)倭，人種名，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元史：日本國

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唐書通倭國爲一傳。(十)白江口，瀕朝鮮海峽。是年爲高宗

龍朔三年(公元六六三) (十一)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封泰山。(十二)總章

，唐高宗年號，（公元六六八——六六九）（十三）李勣，離狐人，本姓徐，唐高祖時賜國姓，平竇建德，俘王世充，破劉黑闥徐圓朗，建功極大，太宗時，降突厥，破薛延陀，拜并州都督。高宗時，率兵討高麗平之。卒贈太尉，謚貞武。（十四）咸亨，唐高宗年號。（公元六七〇——六七三）

## 前出塞

杜甫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拳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二），戰骨當速朽。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

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單于寇我壘（二），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 後出塞

杜甫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三）。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四）。

解題

杜甫字子美，先本襄陽人，後徙居河南鞏縣，生於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天寶末，獻三大禮賦，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安祿山反，玄宗入蜀，肅宗立，甫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後流落劍南，依嚴武，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蕩無拘檢，武死，乃游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高適卒，蜀中大亂，寓居耒陽，一夕大醉卒。甫博極羣書，善爲詩歌，與李白齊名。生當亂離，造次不忘君國，對於民生疾苦，尤能殫力描述，寫實傾向，至爲顯著，後人稱爲詩史，推作唐代詩人之冠，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著有文集六十卷，小集六卷。

前出塞，爲徵秦隴兵赴交河而作，原爲九首，茲選四首；後出塞，爲徵東都兵赴薊門而作，原爲五首，茲選二首。取其詞氣發皇，人民勇於赴公家之急難，以捍衛其邦國焉。

## 注釋

(一)麒麟閣，漢武帝時建，宣帝圖功臣於閣中，自霍光以下凡十一人。(二)單于，匈奴天子之號，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張守珪使人誘殺其王屈利及其大臣可突干，傳首東都，天寶初，王忠嗣北伐實突厥，突厥十姓拔悉密葉等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三)河陽橋在今河南孟縣富平津，爲晉杜預所建。(四)霍去病，漢武帝時，因破匈奴功，官至驃騎大將軍。

## 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一)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二)。可汗(三)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

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四)辭爺孃去。暮宿黃河(五)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七)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八)，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九)，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十)，送兒還故鄉。』

『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十一)鏡帖花黃(十二)，出門看火伴，火伴皆(十三)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十四)，雌兔眼迷離

(十五)兩(十六)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解題

木蘭辭作者，前人異說紛紜，莫衷一是，當難確指；至於寫作此詩之時代，則以張爲騏在木蘭詩時代辨疑一文中定爲北朝（公元四九四——五五六）之作品較當。（見國學月報二卷四號）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亦指爲北方平民文學之最大傑作。

本篇爲敘述木蘭化裝男子代父從軍之經過，或當時確有其人其事，亦未可知。觀於中國過去一般女性閨中深鎖，以柔弱退抑爲美德，馴至社會國家方面，遂無置喙參預之餘地，女權低落，實無足怪。木蘭以一女子而竟能發憤爲雄，成此偉績，可爲中國女界吐氣揚眉之一快事；然其出發點，則爲天性純孝，故不憚艱險毅然而出此也。

注釋

(一)唧唧 蟲聲。首句一作『促織何唧唧。』(二)軍帖 徵兵之文書也。(三)可汗



乃北狄君主之稱。北魏拓跋氏爲鮮卑族，故有是稱。(四)且 一本作朝。(五)黃河乃指甘肅靈夏一帶之黃河而言。(六)黑水 乃指甘肅安西州之黑水而言。(七)燕山即今外蒙古之燕然山。(八)金柝 番兵稱刁斗曰金柝。係銅製。似釜。有三足及柄，能容一升，軍士盡用以炊飲食，夕擊以守夜。(九)策勳十二轉 策，竹簡也。勳，功也。古者有功，則書於簡，故曰策勳。十二轉者，謂書功十二次也。(十)願借明駝千里足 此句據段成式酉陽雜俎錄。樂府詩集作：『願馳千里足。』(十一)對 一作『挂。』(十二)花黃 當時婦女之妝飾，額上塗黃色，面上貼花子。(十三)皆 一作『始。』(十四)撲朔 跳躍貌。(十五)迷離 不明貌。(十六)兩 一作『雙。』

## 祖逖傳

晉書

祖逖，字士雅，范陽(二)人。性豁蕩，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

田舍，輒散穀帛以調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年二十四，僑居陽平（二），與劉琨（三）俱爲主簿（四）。二人並有英氣，情好綢繆，共室同寢。每語世事，輒中宵起坐，語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平旦，聞雞鳴，促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

及京師（五）大亂，逖率親黨百餘家，避地淮泗（六），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是以少長咸宗之，推爲行主（七）；達泗口（八）。尋元帝（九）聞逖有匡世才，徵爲軍諮祭酒（十），居丹徒之京口（十一）。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而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說帝發威命將，以雪國恥，帝從之。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十二），給千人

，不給鎧仗，使自製備。遜仍將流徙部曲（十三）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遜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冶鑄兵器，招募士卒，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所向克復，黃河以南，盡爲晉土。

遜居官剋己務施，不畜資產，勸督農桑，子弟皆耕耘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醮（十四），百姓皆感悅。嘗置酒大會，席半，耆老感極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十五）旣朗遇慈父，玄酒（十六）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遜將興師越河，掃清冀朔（十七）；會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十八），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憂憤發病。病篤，遜歎曰：「方欲平河北，而天遽殺

我，此乃不祜國也！遂卒。

解題

祖逖生於晉武帝太始二年（二六六），卒於晉元帝太興四年（三三一）。逖生當五胡亂華之際，中原盡淪腥羶之族，漢族僅保有東南半壁，局勢亦至危殆。聞雞起舞，中流擊楫，逖頗有志於匡復。出師未捷，賁志以終，當有遺憾焉。晉書，爲唐太宗貞觀中敕房玄齡等撰。共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修史出自衆手，自晉書始。此篇就晉書祖逖傳稍加節改而成。

注釋

（一）范陽 晉地名，在今河北涿縣。（二）陽平 晉地名，在今河北大名縣。（三）劉琨 晉魏昌人，字越石。惠帝時以功封廣武侯，愍帝時拜都督，元帝時爲太尉。琨忠於晉室，功業巍然。（四）主簿 官名，管理文書簿籍，乃掾史之領袖。（五）京師 指西晉都城洛陽。（六）淮泗 淮，古四瀆之一，源出河南桐栢山，本經安徽江蘇北部而東入黃

海。自宋仁宗時，黃河南徙，淮水自由入海之孔道，奪於黃河者六百餘年。迨河徙而北，淮水下遊遂淤塞，歸海路絕，而潯於江蘇之洪澤湖。泗，水名，源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本會於淮水。自黃河奪淮後，其故道自徐州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迨黃河北徙，其下遊亦遂淤塞。淮泗，言淮泗之間地。(七)行主 謂主持行旅中一切之人也。(八)泗口 地名，本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蘇銅山縣境。(九)元帝 名睿，晉宣帝司馬懿子鄆，瑯琊王幽之曾孫。西晉惠帝時，有宗室八王之亂，五胡乘機而起，匈奴劉聰屢犯晉，先後虜懷愍二帝而殺之。時睿鎮建業（後改建康），聞愍帝遇害，遂即帝位，偏安江左，是爲東晉。

(十)軍諮祭酒 官名。(十一)京口 地名，今江蘇丹徒縣治，以京峴山得名；或謂京江之口也。(十二)刺史 官名。漢武帝始置刺史十三人，督察郡國；刺者謂刺取不法，史者使也。魏晉時於重要之州以都督兼領刺史，其權甚重，猶後世之總督巡撫。(十三)部曲 謂行伍也。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

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十四）釀，以酒醱地也。（十五）三辰 謂日月星。

（十六）玄酒 水也。禮：『玄酒在室。』太古無酒，以水當酒。（十七）冀朔 指古冀

州之地，今河北省。（十八）王敦與劉隗構隙 王敦，晉臨沂人；劉隗，晉彭城人。王敦

欲專制朝廷，元帝畏而惡之，引劉隗等爲心膂，二人遂構嫌隙，敦卒以討隗爲名而作亂。

## 謝玄淝水破秦之戰

資治通鑑

晉太元（一）八年，七月，秦王堅（二）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三）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

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四），姚萇（五）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六）言於堅曰：『鮮卑羌虜（七），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八），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九）。涼州（十）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

幽冀之兵至於彭城（十一）：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十二）。詔以尚書僕射謝石（十三）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十四）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十五）西中郎將桓伊（十六）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十七）。琰，安之子也。

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蹙游陟，至夜乃還。

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



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十八）！」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郟城（十九）。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二十），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廿一），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使秦馳白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

。』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

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廿二）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慄然始有懼色。

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廿三），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

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我今復

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謂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廿四）。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

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廿五）。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廿六），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廿七）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廿八）。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廿九）。丁亥，謝石等歸建康（三十）。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等奉敕撰。全書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迄五代，按年紀事，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光自奉敕撰述，凡越十九年而成書。（一〇六五——一〇八五）進表稱精力盡於此書，採用新書至三百二十二種。助其事者；前後漢，屬劉歆，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五代屬范祖禹，皆一時名士。元胡三省爲之音注。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於宋眞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卒於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神宗時，爲御史中丞，因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哲宗初，起爲門下侍郎，拜尙書僕射，悉去新法之爲民害者，在相位八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因居涑水鄉，世稱涑水先生。著述有易說書儀切韻指掌圖通鑑釋例稽古錄家範潛虛微言涑水紀聞等，以資治通鑑爲最。

涑水源出安徽合淝縣紫蓬山北，分爲二，一東流入巢湖，一流至壽州入淮，扼江淮之衝，爲當時南北兩民族爭衡樞紐。苻堅南侵，兵號百萬，投鞭斷流，虛聲恫嚇，假使無謝玄

水一役，則江東早陸沉於氏族矣。此役有關於漢民族之消長，其重要從可知也。

注釋

(一)太元，爲東晉孝武帝年號，太元八年，爲公元三八三年。(二)秦王堅，苻堅也。其先略陽氏人，祖父洪始稱王，至堅稱大秦天王。(三)卽東晉孝武帝也。(四)慕容垂，燕主皝子，仕燕主暉爲大將軍，被讒奔秦，堅命爲冠軍將軍，封寶都侯。(五)姚萇，兄襄與苻堅戰，兵敗被殺。萇以諸弟降秦，苻堅拜爲揚武將軍，封益都侯。(六)陽平公融，堅之季弟，陽平今山東莘縣。(七)慕容垂，爲鮮卑族；姚萇爲羌族；其國皆爲秦所滅。(八)堅得秦國，時爲龍驤將軍。(九)項城，今河南項城縣。(十)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十一)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十二)潁口，潁水入淮之口也，在今安徽潁上縣西北。(十三)謝石，安之弟，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尙書僕射，以破秦功，封南昌郡公，卒諡襄。(十四)謝玄，安兄奕子，有經國才，屢徵不起。苻堅數入寇，詔求文

武良將足以鎮禦北方者，安以玄應舉，以破秦功，封康樂縣公，卒諡獻武。（十五）謝琰安子，字瓊度，弱冠以貞幹稱，累官散騎常侍，侍中，以破秦功，封望蔡公，諡忠肅。

（十六）桓伊，字叔夏，有武幹，歷淮南太守，豫州刺史，以破秦功，進石將軍，封永修縣侯，卒諡烈。（十七）壽陽，今安徽壽縣。（十八）左衽，謂衣前幅掩相左也，夷狄服皆

左衽。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十九）鄖城，即今湖北鄖縣。（二

十）硤石，杜佑曰：『硤石今汝陰郡下蔡縣。』按即今下蔡鎮，在今安徽壽縣與鳳臺縣之間。（廿一）洛澗，在今安徽定遠縣壽縣間。（廿二）八公山，在今安徽鳳臺縣西北，澗

水之北，淮水之南。（廿三）青岡，長壽春縣三十里，今安徽壽縣界。（廿四）太傅，慕

容評也，垂在燕收晉兵有功，評忌欲誅之，乃與其子令寶奔秦。（廿五）圖讖，謂圖緯讖

錄占驗術數之書也，按即今之所謂預言。（廿六）鄴都，在今河南臨漳縣境。（廿七）慕

容暉，爲燕主僂子，僂死，即皇帝位，改元建熙，在十一年，爲苻堅所敗，被執降秦，封



新興侯，及垂、冲、起兵，暉擬應之，事發被誅。（廿八）榮陽，今河南榮陽縣。（廿九）屐，木履也；齒，屐下所釘之木條；言其喜甚，踰踉不成步也。（三十）建康，東晉都城，即今南京。

##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一），禹平九土，而西戎即紂（二），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三），孝文軍於霸上（四）；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五），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其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六），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漢建威（七）中，馬援領隴西太守（八），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九），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十），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入河內（十一），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

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十二），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十三），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宣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十四），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十五），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十六），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十七），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有寇暴，所患不廣矣。

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

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生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長短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十八），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無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違覆車之軌，何哉？」

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

(十九)，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我今遷之，傳食而至(二十)，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執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廿一)，咸熙之際(廿二)，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廿三)，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廿三)，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廿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

，可爲寒心。正始中（廿五），毋邱儉討句驪（廿六），徒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爲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

### 解題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生年不詳，卒於晉懷帝永嘉四年（三一〇）。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諺曰：『巍然稀言江應元。』仕山陰令，後爲東海王越別駕，永嘉四年，避難奔成臯，病卒。統所作賦項表奏，皆傳於世。唐書經籍志著錄其文集十卷。

惠帝時，關隴屢爲氐寇所擾，統深維四夷亂華，宜杜其萌，著徙戎論上之，帝不能用，未及十年，五胡果亂華，晉室遂東，人服其先見，本篇爲歷史上重要文字，不可不察。

注釋

- (一)書禹貢：『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要服去王畿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之地，要東以文教者也，荒服去王畿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之地，五服之最遠者也。(二)九土，九州也，西戎卽叙，見書禹貢。(三)白登，山名，在山西大同縣東，高祖征匈奴，匈奴圍之於白登，七日乃解。(四)霸上亦作灞上，在陝西長安縣東，文帝後六年，匈奴入雲中，以宗正劉禮爲將軍，次灞上。(五)元、成、漢元帝成帝。元帝竟甯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宮女王嬙妻之，匈奴自是世稱漢甥，不復寇邊。(六)秦始皇南取南越陸梁地，北伐匈奴，收河南之地。(七)建武東漢光武帝年號。(公元二六——五五) (八)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征西羌南蠻，多立戰功，卒於軍。隴西，漢郡

，在今甘肅東部地。(九)馮翊，今陝西大荔縣；河東，在今山西境，黃河以東之地。

(十)永初，東漢安帝年號，(公元一〇七——一一九) (十一)河內，漢郡，今河南及河

之北皆是。(十二)武帝，晉武帝也，武都，漢縣，在今甘肅成縣西。氐，種族名，羌棲

處青海之地，氐在其東南，散居岷山附近至巴蜀間，秦川，今陝西甘肅地。(十三)畿服

，稱天子所都之地。(十四)北地，郡名，在今甘肅環縣東南；新平，郡名，今陝西邠縣

；安定郡名，今甘肅鎮原縣。(十五)先零讀如先連，羌族，今甘肅導河縣以西，至青海

之境，皆其地。罕并，羌之別種，漢滅此二族，以爲罕并縣，在今甘肅天水縣南境。析支

西羌別種，今自青海大積石山至甘肅貴德縣皆其地。(十六)扶風，郡名，今陝西鳳翔縣

。始平，在今陝西與平縣東南，京兆，漢三輔之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十七)陰平

，漢縣，在今甘肅文縣西北。(十八)邈，與遼同，遠也。鳩，聚也。(十九)口實，口

中之食物也，見易頤卦。(二十)傳食謂輾轉受人之供養也。(廿一)六郡，太原、上



黨、西河、樂平、雁門、新興、也。(廿二)咸熙，魏元帝年號。(公元二六四——二六五)(廿三)秦始，晉武帝年號。(公元二四五——二七四)(廿四)秦始七年，單于劉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討之，楨潛誘猛左都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廿五)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北狄漸盛，中原亂矣。穀遠，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沁源縣南。(廿六)正始，魏齊王年號。(公元二四〇——二四八)(廿七)毋讀如貫，魏聞喜人，字仲恭，累遷幽州刺史，討句驪破之。句驪，高句驪也。其先本漢縣，至今遼寧與京老城地。其土酋曰高句驪侯，後漢漸強，遂建王國，漢徙高句驪縣於瀋陽附近以避之。

## 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一)。今天下三分，益州(二)疲

敵，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三），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徇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四）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五）；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六），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七）；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

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八）。侍中、尙書、長史、參軍（九），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十），苟全性命於亂，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十一），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十二）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十三），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十四）；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十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 解題

諸葛亮，字孔明，蜀漢瑯琊陽都人。生於東漢靈帝光和四年（一八一），卒於蜀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二三四）。初隱南陽之隆中，劉備三顧其廬，始出。後佐劉備與東吳孫權合力敗曹操於赤壁，遂定荊襄，及取巴蜀，拜亮爲軍師將軍，備卽帝位，晉丞相，備死，受遺詔輔後主，封武鄉侯。建興二年春，亮率衆南征孟獲，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候大舉。五年，率諸軍駐漢中，臨發，乃上此表。計先後六出祁山以伐魏，功未成而卒，諡曰忠武，著有諸葛武侯集。

武侯公忠體國，品格端純，爲三國人物中之最。此表亦可窺測其全人格之一斑。

注釋

- (一)中道崩殂 章武元年(二二一年)蜀主劉備卽位，稱昭烈帝，三年崩。(二)益州爲當時蜀之領土，卽今四川全省之地。(三)宮中 指天子之宮廷，府中，指大將軍府。
- (四)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郭攸之，南陽人，費禕，江夏人，同爲侍中。董允，南郡人，爲黃門侍郎。(五)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六)向寵 宜城人，先主時爲牙將，伐吳之役，全軍失敗，寵營獨完。(七)舉寵爲督 時寵爲中都督，典宿衛兵。(八)桓靈 後漢桓帝靈帝，俱爲昏庸之主。(九)侍中尙書長史參軍 侍中指郭攸之、費禕，尙書指陳震，長史指張裔，參軍指蔣琬。(十)南陽 漢郡今河南南陽縣，湖北襄陽縣等地。(十一)奉命於危難之間 建安十二年，先主敗於當陽，走至夏口，遣亮求救於孫權。(十二)臨崩寄臣以大事 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十三)瀘

水名，在今四川瀘定縣。其地時爲南蠻孟獲所據。建興三年，亮南征孟獲，收服之。  
(十四)舊都 指洛陽。(十五)先帝遺詔 先主遺詔有云：「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

## 班超傳

范曄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一)人，徐令彪之少子(二)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三)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四)張騫(五)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六)布衣諸生耳，』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七）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八）令史。後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九）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十）戰於蒲類海（十一），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十二），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十三）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

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鄴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十四）。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鄴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十五）廣德新攻破莎車（十六），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十七），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時龜茲（十八）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十九），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

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東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兒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二十）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廿一），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廿二）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賓，王侯以下

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廿三）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廿四），超率疏勒康居（廿五）于寘拘彌（廿六）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超欲因此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廿七）烏孫（廿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廿九）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三十）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

國（卅二）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屨。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聞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卅二）可通；蔥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卅三）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卅四）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自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卅五）及義從（卅六）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鼓吹幢假驪；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卅七），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卅八），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

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若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卅九）。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卅十），密與龜茲謀，遣使詐

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四二）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四二）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四三）師子

，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四四）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四六），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四六），尉犁（四七）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至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

是焉者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權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四八），破白山（四九），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蔥嶺，迄縣度（五

十，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五一）。狐死首邱（五二），代馬依風（五三）。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五四），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五五），但願生入玉門關。（五六）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

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五七）。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

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五八），子方哀老之惠（五九）。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六十）。」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六二）衛姬（六三）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

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

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

解題

范曄字蔚宗，順陽山陰人。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三九八），卒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四五）作後漢書。（其中八志三十卷爲晉司馬彪續漢書中原作）宋史及南史中均載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自稱所著『後漢書雜傳論皆有精意，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又云『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舍異體。』其自負也如此。

班超傳爲後漢書中之一篇，敘述超經營西域，恩威並施，效績卓著之史實。其見解之深遠，魄力之雄偉，與手段之敏捷，千古殆無其匹焉。

注釋

（一）扶風，漢郡名。平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驪山北。（二）徐，州名，今山東南

部，江蘇北部之地。彪字叔度，其長子卽史學家班固。(三)永平，漢明帝年號；永平五年，卽公元六二年。(四)傅介子，漢義渠人，昭帝時，嘗使西域，刺殺樓蘭王，以其首詣闕，封義陽侯。(五)張騫，漢漢中人。嘗奉使通西域，經匈奴，被留十餘載，亡歸後，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六)祭酒，古時一坐所尊，先用酒以祭，故稱一羣中領袖曰祭酒。(七)顯宗，卽明帝，名莊。(八)蘭臺，漢時藏秘書之宮觀。(九)寶固，字孟孫，平陵人，光武帝婿，襲父封顯親侯。(十)伊吾，匈奴地名，在今新疆哈密縣境。(十一)蒲類海，卽今新疆鎮西縣城西北之巴里坤湖，漢時屬蒲類國，唐人亦名婆悉海。(十二)鄯善，西域國名，卽西漢時之樓蘭，地在今新疆塔爾巴哈台縣境。(十三)北虜，指匈奴。(十四)色勤者，蓋忌超之獨建奇功。(十五)于闐，西域國名。地卽今新疆和闐于闐兩縣。(十六)莎車，西域國名，卽今新疆莎車縣。(十七)驕馬，謂黃馬之黑條者。(十八)龜茲，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庫車縣。(十九)疏勒，西域國名，卽今新疆喀

什噶爾，英吉莎爾兩地。(二十)焉耆，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焉耆縣，土名哈喇沙爾。

(廿一)姑墨，西域國名，在溫宿之東，即今新疆拜城縣地。(廿二)肅宗，即章帝，名熈

。 (廿三)尉頭，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烏什縣地。(廿四)建初，肅宗年號，建初三年，

即公元七八年。(廿五)康居，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及俄領中亞等地。在漢時不屬於都

護。(廿六)拘彌，西域國名，亦稱扞彌。在今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廿七)月氏

，國名，不屬都護。其族先居今甘肅西境，被匈奴所破，西走至阿母河，都河北，稱大月

氏，其留居故地者，稱小月氏。(廿八)烏孫，國名，不屬都護，在西域諸國之北，佔今

新疆伊犁河流域。(廿九)谷吉，漢長安人。當元帝時，遣送郅支單于之子，爲郅支所殺

。(三十)魏絳春秋時晉大夫。悼公嘗遣絳使與諸戎盟。(卅一)按漢時所稱三十六國，

皆在匈奴西，烏孫南。(卅二)蔥嶺爲亞洲山脊，東趨首入新疆。(卅三)敦煌，漢郡名

，即今甘肅敦煌縣。(卅四)溫宿，西域國名，即今新疆阿克蘇，溫宿等縣地。(卅五



弛刑，謂解放囚犯，使充兵役。（卅六）義從，謂自願服兵者。（卅七）烏孫稱王爲昆彌，宣帝時，漢令立大小昆彌，以息其國內爭端。（卅八）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告，母尙織自若。頃一人又告之，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見國策。（卅九）烏卽城，爲疏勒地。（四十）損中，應作楨中，爲疏勒地。（四一）陰綏，言俾爲解禁任其遁歸，使以此消息報龜茲。（四二）車師，西域國名，分前後言：前王庭治交河城，卽今新疆吐魯番縣西二十里之地；後王庭治務塗谷，卽今新疆孚遠縣地。（四三）後漢書曰：『符拔，獸名，形似麟而無角。』（四四）永元，和帝年號，永元二年，卽公元九〇年。（四五）它乾城，龜茲地。（四六）危須，西域國名，卽今新疆焉耆縣地。（四七）尉犁，西域國名，卽今新疆尉犁縣北，庫爾勒城之東，羅布泊以北之地。（四八）右地，謂要地也。（四九）白山，卽天山。（五十）懸度，山名，甚險峻，須以繩索懸繩而過，故名。（五一）禮記：『太

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五二）禮記：『狐死正首丘，仁也。』注：『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今人謂返葬故鄉爲歸正首邱，本此。

（五三）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五四）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五五）酒泉，漢書注：『郡城有金泉，味如酒，故名。』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五六）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漢時爲通西域要道。（五七）昭，超之妹一名姬，字惠姬，適曹世叔壽。世叔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作女誡七章。兄固著漢書未就死，詔昭就觀東藏書牕成之。（五八）犬馬齒素，謂超之年壽將盡。（五九）周文王嘗出遊，見路中枯骨，使葬之，諸侯以其澤及枯骨，遂相率歸周。（六十）田子方見魏文侯棄其老馬，以爲不仁，遂收養之。（六一）句見詩大雅民亦勞止篇。（六二）戰國趙將趙括母，知其子出兵必敗，先請於趙王，後果兵敗，得不坐。（六三）衛姬，春秋時衛國女，爲齊桓公姬，時桓公將

謀伐衛，因請免衛之師，公遂其許其不伐。

## 封燕然山銘

班固

惟永元（一）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日車騎將軍竇憲（二），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三），惟清緝熙（四）。乃與執金吾耿秉（五）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六），鷹揚之校，螭虎之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七），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八），洩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

遂凌高闕（九），下雞鹿（十），經磧鹵（十一），絕大漠（十二），斬溫禺以覺鼓（十三），血尸逐以染鏑（十四）；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

邪(十五)，跨安侯(十六)，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十七)，焚老上之龍庭(十八)，將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

其辭曰：

鑠(十九)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二十)海外，覓其邈兮巨地界，封邱兮建隆碣(廿一)，熙帝載(廿二)兮振萬世。

解題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一作北地人)，生於漢光武帝建武八年(三二)，卒於和帝永元四年(九二)。明帝時爲郎，典校秘書，續成其父彪新著漢書，爲斷代史之首創。和帝初，竇憲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燕然山，卽今外蒙古三音諾顏部杭愛山，廣

憲追北單于至此，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固作此銘。

注釋

(一)永元，東漢和帝年號。元年爲公元八九年。(二)竇憲，字伯度，平陵人，和帝母竇太后之兄，故稱之曰元舅。和帝卽位，年僅十歲，竇太后臨朝，以憲爲侍中，擊匈奴，大破之。族黨滿朝，帝長，與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逼令自殺。(三)納於大麓，書舜典語，謂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也。又，或曰麓者錄也。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四)維清緝熙，詩周頌語。清，清明也，緝，續也，熙，明也。(五)耿秉，字伯初，茂陵人，與竇憲征北單于，封美陽侯。(六)朔方，漢郡，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七)南單于，時匈奴分爲南北，南單于屯屠河立，上言願發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東胡，種族名，在匈奴東，故名，今稱通古斯族。烏桓，部落名，東胡別種，漢初爲匈奴所滅，退保烏桓山，故以爲號。氏羌，皆西戎種族名。(八)八陣者，方陣，

圓陣，牝陣，牡陣，衝陣，輪陣，浮沮陣，雁行陣也。（九）高闕，塞名，在陰山西，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外，騰格里湖之東北。（十）雞鹿，塞名，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右翼黃河西北岸。（十一）磧鹵，謂沙石及鹹地也。（十二）大漠，即蒙古大沙漠也。（十三）匈奴大臣，有左右日逐王，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第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十四）匈奴異姓大臣，有左右骨都侯，有左右尸逐骨都侯。（十五）涿邪，山名，在內蒙古西部。（十六）安侯，河名，在內蒙古。（十七）冒頓，讀如默突，頭曼單于之太子，殺頭曼自立（十八）冒頓死，子稽粥，號曰老上單于。（十九）鏐，美也。（二十）截，整齊也。（廿一）竭，與竭同，立石也。（廿二）書舜與：『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熙，廣也；載，事也。

## 張騫傳

班固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一）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二)，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三)匈奴中，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四)，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

騫因與其屬亡瘝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五)，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路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六）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



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捷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驪出柁出徙出印出樊（七）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菴，南方閉嵩昆明（八），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九）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爲博望侯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

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十），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十一）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

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十二），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十三），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菴、蔡聲、軒條、支身、毒國（十四），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嶲、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十五），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十六），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備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十七）。以激怒令贖（十八），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十九），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二十），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廿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犛軒眩人（廿二）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廿三），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廿四）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

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廿五）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軍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廿六），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

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 姚定 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疆弩射之，卽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僂寵姬李氏（廿七），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解題

班固之漢書。叙漢武以前史實，大多直錄史記原文，漢武以後史實，又多爲其父彪所作。

固本傳叙其受詔撰述漢書處謂「自永平（明帝年號）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

初（章帝年號）中乃成。」其補述增潤，亦可見其苦心其經營之一斑。後漢書本傳論贊稱其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聲塵而不厭。」洵非過譽。

張騫之鑿空探險，開通西域，其影響至爲鉅大。我國國民性大抵缺乏此種冒險精神，事事趨向保守，一切遂無進步之可言，讀斯傳後，應知有所感發矣。

### 注釋

（一）建元 漢武帝年號。公元前一四〇——一三五年。（二）飲器 韋昭曰：『飲器，棗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棗。棗。棗棗，即今之偏棗。所以益酒耳，非用飲者也。（三）更 師古曰：『更，過也。』（四）堂邑氏 奴 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五）大宛 在大月氏東北，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即其地。（六）大夏，西域國名，在



阿母河南，今阿富汗北部之地。(七)驩菴徙印契 師古曰：『皆夷種名。』驩音龍。

「菴」音材各反。「徙」音斯。「契」音蒲北反。(八)北方閉氏菴南方閉嵩昆明 服

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菴二種也。』又曰：『嵩昆明又皆夷種名也

。嵩音先桑反。』(九)間出物 師古曰：『間出物，謂私往市者。』(十)鑿空 蘇林

曰：『鑿，開也。空，通也。竊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猶言始鑿其孔道也。』

(十一)質 李奇曰：『質信也。』(十二)發書易 鄧展曰：『發易書以下也。』(十

三)令居以西 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十四)安息奄蔡

犂軒條支身毒國 李奇曰：『軒音軒。』服虔曰：『犂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自安

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軒縣，蓋取此爲國名耳。驪犂驪縣近

，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十五)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

界相接，至大夏也。』(十六)皆復閉昆明 如淳曰：『爲昆明所閉。』(十七)天子爲

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 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十八）以激怒令贖 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十九）皆私縣官齋物 縣官，猶言國家也。所齋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二十）破奴 趙破奴也。（廿一）玉門 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廿二）大鳥卵及犛毳眩人 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甕也。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屬皆是也。本從西域來。」（廿三）其山多玉石采來 臣瓚曰：「采來，漢使采取持來至漢。」按瓚說非也，采來當是玉石屬名。」（廿四）覽視 視讀曰示。（廿五）少從率進執 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也。從音材用反，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廿六）鹽水中數有敗 胡三省曰：「斐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師古曰：「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廿七）侯寵姬李氏 師古曰：「欲封其兄弟。」

## 蘇武傳

班固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廢監（一）。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二）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

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緄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四），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五），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

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六），『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七），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八），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九），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取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十）爲奉車，從至雍械陽宮（十一）扶輦下除（十二），觸柱，折轅，

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十三）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十四）爭舩，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十五），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驢

，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十六）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十七），此陵宿昔



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十八）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十九）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

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二十），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廿一），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

『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郿，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廿二），法其形貌，署（廿三）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世安，次曰車騎將軍龍頌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廿四）。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

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解題

蘇武，杜陵人，生於漢景帝後元初（公元前一四三），卒於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二六〇）。武一生事蹟，最足稱述者，爲奉使異國，不辱朝命。觀其峻却衛律李陵輩之勸降，與甯齧雪吞旃，牧羊北海，而始終不變其節操，即可見其艱苦卓絕之一斑。

注釋

（一）移中廢監 師古曰：『移中廢名，爲之監也，移音移。』（二）天漢，漢武帝年號，公元前一〇〇——九七年（三）隨泥野侯沒胡中 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四）卽謀單于何以復加 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五）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六）羶 師古曰：『羶牡羊也，羶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音丁奚反。』（七）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 蘇林曰：『取鼠所去』

草實而食之。』師古曰：『中古草字。』（八）繳檠弓弩 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檠謂輔正弓弩也。』（九）服匿穹廬 孟康曰：『服匿如罍，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罍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十）長君爲奉車 服虔曰：『武兄嘉。』（十一）天子之學曰雍，棫陽，漢宮名。 （十二）扶輦下除 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十三）孺卿 張宴曰：『武弟賢。』（十四）宦騎與黃門駙馬 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爲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十五）保宮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十六）區脫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十七）曹柯之盟 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十八）始元 漢昭帝年號，始元八年，爲公元前八一年（十九）復，免役也。（二十）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廿一）平恩侯 平昌侯樂昌侯 師古曰：『平恩侯』

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廿二）麒麟閣 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爲名。」師古曰：「漢宮疏名云：『蕭何造。』」（廿三）署師古曰：「表也，題也。」（廿四）方叔召虎仲山甫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

## 李將軍列傳

司馬遷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一）。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二），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

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三）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

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四）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五）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

果匈奴射雕者也。

已搏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六），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七）。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蹙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將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陰潁侯孫（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廣爲人長，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九），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圓陣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十）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懈。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十一）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車騎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風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十二）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

，弗許。良久乃諫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匈奴。』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十三），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十四），遇前將軍右將軍，

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徒廣部，行回遠而又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十五）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纉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 解題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即今陝西韓城縣），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約卒於昭帝始元元年（前八六）以前。父談爲太史公，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爲解辨，遂下腐刑。乃袖金匱石室之書，與其實際之考查，成史記百三十篇。班固評爲「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可見此書之價值。

李將軍列傳爲史記中之一篇。將軍體性矯健，老當益壯，足振國民柔靡之習，固不僅取其戰伐之功已焉。

### 注釋

- （一）受射，言世受射法也。
- （二）蕭關，今甘肅固原縣東南。
- （三）亞夫爲周勃子。
- （四）中貴人，內官之貴幸者。
- （五）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故



使善射者射之。(六)馬邑，在今山西朔縣西北，漢武帝時，王恢將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使間亡入匈奴誘之，未至馬邑百餘里，單于覺之，引去。(七)護國將軍爲韓安國。(八)穎陰侯，灌嬰之孫名彊。(九)中，充也。充卒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十)大黃：弩名。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十一)博望侯爲張騫。(十二)大將軍爲衛青，驃騎將軍爲霍去病。(十三)數奇，運蹇也。(十四)絕，度也，南歸度沙幕。(十五)俊俊，與恂恂同。嚴謹溫恭貌。

###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一)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二)家，

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三)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四)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辱，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五)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六)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七)，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

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

元光（八）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九）；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十）；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十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十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

元朔（十三）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十四）；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十五）；太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十六）；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

愛妾一人，壯士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百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

元狩（十七）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

。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十八）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呼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十九）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

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

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

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

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

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

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二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廿一），禪於姑衍（廿二），登臨翰海（廿三），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舉城，不失期，從

至櫛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邠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廿四），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是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域蹋鞠（廿五），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解題

中國北方外族之匈奴，本爲古代葷粥獯之苗裔，戰國末葉已漸強盛。史記敘述當時形勢謂：『冠帶七國，而三國邊於匈奴。』所指三國爲秦趙燕，可見此時匈奴之疆土，恰包緣中國之北方，而儼然爲勁敵矣。秦始皇遣蒙恬舉兵北伐，亦僅能收服河南一帶地（今河套）。未能予以大創，亟亟於萬里長城之修建，亦祇求限其南下之馬足而已。嗣後，匈奴屢爲中國西北患，以漢高帝之雄武，而被圍於白登，武后臨朝，竟被致書罵，國戚陵夷極

矣。漢武帝起，始銳意拓邊，從橫掃蕩，予匈奴以致命之打擊，大漠之南，遂無王庭，豐功偉烈，曠古所希。當時主持軍事最重之人物，則爲衛青霍去病兩人。史記爲作合傳，於其戰勝攻取之史實，敘述不厭其詳，可見其關繫之重大矣。

### 注釋

- (一) 平陽今河南臨漳縣西。(二) 平陽侯姓曹，名時，漢相曹參之曾孫。(三) 平陽公主漢武帝之姊，曹時之妻也。(四) 鉗徒，罪人之被鉗刑者，鉗，古刑法以鐵束頸也。(五) 建元，漢武帝年號，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二) 堂邑大長公主，漢景帝之姊，堂邑安侯陳嬰孫夷侯午之妻。(七) 建章，上林中之宮名。(八) 元光，亦漢武帝年號，五年爲公元前一三〇年。(九) 上谷，今河北懷來縣等地。(十) 雲中，今山西懷仁以北，綏遠各縣，蒙古鄂爾多斯等地。(十一) 雁門，今山西舊代州甯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北部之地。(十二) 龍城，左漠北，爲匈奴諸長大會祭天之地。(十三) 元朔，

亦漢武帝年號，五年，爲公元前一二四年。(十四)高闕，塞名，在陰山西，陰山，今在蒙古。(十五)朔方，漢郡名，今蒙古鄂爾多斯地。(十六)右北平，今河北喜峯口盧龍一帶及熱河地。(十七)元狩，亦漢武帝年號，二年，爲公元前二一年。(十八)焉支山，在甘肅山丹縣東，南接永昌縣界，一作燕支山，此處水草茂美，宜畜牧。(十九)定襄，漢郡名。今山西右玉縣以北至綏遠之地。(二十)葷粥，北方種族名，堯時曰董粥，漢時曰匈奴。(廿一)封，祭天也，狼居胥山，在今綏遠五原縣西北黃河北岸。(廿二)禪，祭地也。姑衍，在漠北。(廿三)翰海，即今蒙古大沙漠。(廿四)孫吳兵法，謂孫武吳起所著兵書。(廿五)蹋鞠，習武之戲也，相當今之踢球。

## 廉頗藺相如列傳

司馬遷

廉頗者，趙(一)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二)，廉頗爲趙將，伐齊

(三)，大破之，取陽晉（四），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

(五)璧。秦昭王（七）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

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七）。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疆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八）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

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

『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九）。』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十）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

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十一）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十二），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十三），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戒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十四）。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

，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十五）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十六），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

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十七）。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



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經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十八）。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十九）。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

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二十），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與相驩，爲刎頸之交（廿一）。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廿二）。方藺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廿三）。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 解題

廉頗藺相如列傳爲史記中之一篇，原作尙有趙奢李牧事略附於其後，茲刪去之。

廉頗決勝疆場，以勇武著；藺相如折衝樽俎，以智謀顯。兩人和衷共濟，精誠團結，使趙

國外交與軍事上，着着勝利，雖以嬴秦之強，亦莫可如何，後之爲國者，可深長思之也。

注釋

- (一)趙，嬴姓。今河北南部，山西東部及河南黃河以北之北部，均爲其國土。(二)趙惠文王，爲武靈王之庶子，十六年爲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二八三)。(三)齊，初爲姜姓，後爲權臣田和所篡，今山東益都以西至歷城聊城之間，北至軻北景滄諸縣，東南至海，皆戰國時齊地。(四)陽晉，在今山東鄆城縣西。(五)楚，芊姓。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浙江河南江西各一部，及四川巫山以東，廣西蒼梧以北，陝西洵陽以南，皆其地。(六)秦，嬴姓。今陝西長安縣以西皆其地。秦昭王名稷，在位五十六年，卒諡「昭襄」，故亦稱昭襄王。(七)燕，姬姓。今河北，遼甯及朝鮮北部，皆其地。(八)肉袒，去上衣露肢體之謂；質，亦作鑕，鑕也。古刑人，以身置鑕上，用斧斫之。謂身伏斧質旁以候刑也。(九)負秦曲，謂使秦負理屈之責。(十)章臺，秦宮名。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渭城故城

之西南隅。(十一)嚴，莊也；敬也。(十二)列觀，指平日燕居之諸宮觀，對外廷而言，即後世所謂便殿。(十三)『設九賓於廷，』即謂備法物儀仗於外廷，用儼贊導引相見也。(十四)傳舍，驛館，猶今之客棧。(十五)繆公，即秦國第十三君穆公，春秋五霸之一。(十六)石城，在今河南林縣西南八十五里。(十七)澠池，本趙邑，後屬秦。今河南澠池縣。(十八)右，上也。我國文字直寫右行。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故在高位者，稱膺『右職』，爾呼降調爲『左遷。』(十九)爭列，爭朝班前後次序也。(二十)荆，杖也。負荆，言願受杖，表明謝罪之意也。(廿一)刎頭之交，謂以性命相許，要齊死生，斷刎頸而不辭也。(廿二)處死者難，謂從容就死之難也。(廿三)信；讀如伸，誼並通。『威信敵國』，即謂伸威於敵國。

##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戰國策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一）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二），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三），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參，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四）。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五）。昔舜舞有苗（六），而禹祖入裸國（七），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

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八）。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九），吾必有之？」王遂胡服。

使王孫繆告公子成（十）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

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至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衽（十二），甌越（十二）之民也。黑齒，雕題（十三）鯁冠，林縫（十四）。大吳之國也（十五）

。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十六），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十七）以至代上黨（十八），東有燕東胡（十九）之境，西有樓煩（二十）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廿一）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廿二）；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



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

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

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廿三），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廿四）。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 解題

漢劉向受命校中秘書時，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刪併重複，排比成帙，名戰國策。內大部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國之策謀。司馬遷作史記，多採其文。有漢高誘注三十三卷本最通行。

本篇載戰國策趙策中。武靈王名雍，鑒於趙國處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在政治上軍事上地利上，皆以胡服騎射爲便；因排擯衆議，毅然獨斷，變胡服，習騎射，以適應此非常之環境，國卒賴以富強。

## 注釋

(一)簡，指趙簡子鞅，襄。指趙襄子無恤。(二)錯，交錯也；質，質證也；謂交相質證以從事明主之長也。(三)弟，同悌；長，上聲。弟暉，謂事父兄；辭讓，謂處鄉黨；窮，謂未得於朝也。(四)『疑事無功，疑行無名。』語出商子。謂功名成於專斷，敗於狐

疑也。(五)論至德者二句，語出商子更法篇。謂功德在於獨斷，不必同謀於俗衆也。

(六)書大禹謨：『有苗弗率，帝乃誕取文德，舞干羽於菁階，七旬有苗格。』(七)後漢

書東夷傳：『自侏儒東行，行船一年至裸國。』淮南子：『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囚之也。』(八)愚者二句，語見商子更法篇。(九)中山，今河北定縣，春秋鮮虞

地。(十)公子成即公孫成，武靈王之叔父也。(十一)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

爲文也，蠻夷之俗如此。錯臂亦文身之一，謂以丹青錯畫其臂。衽，衣襟，衣襟向左，夷狄之服也。(十二)甌越，史記注引劉氏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爲甌越。』即今廣

東瓊山儋縣等地。(十三)山海經：『黑齒國爲人齒黑，』謂以草染齒爲黑也。異物志：

『雕題國畫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者錦衣，或者魚鱗。』題額也。(十四)鯁音弟

，大鮎也，以其皮爲冠，謂之鯁冠。會稽山外有東鯁人，鮎冠，見漢書地理志。鞞同鉢，音術，長鍼也。縫解同紩，與紩通，謂女工鍼縷之粗拙也。(十五)周初，秦伯封於吳，

在今江蘇無錫縣梅里。子孫稱王，國始大，奄有今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地。（十六）河  
薄洛水，即今河北甯晉縣大陸澤，一名廣阿澤，齊景縣故城，中山界無極縣，皆相距百  
里，故曰『與同』。（十七）常山即恆山，在河北曲陽縣西北。（十八）代，古幽州境，  
今山西北部代縣等地，上黨韓地，今山西晉城縣等地。（十九）東胡，今河北昌黎縣地  
（二十）樓煩故城，在今山西靜樂縣西北。（廿一）晉陽，今山西太原縣。（廿二）鄗故城  
，在今河北柏鄉縣北。（廿三）伏羲教民佃漁畜牧，養犧牲，以充庖廚。神農教民爲耒耜  
稼穡以興農業。（廿四）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而民歸之，故曰誅  
而不怨。

## 魯仲連義不帝秦

戰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一），魏安釐王（二）使將軍晉鄙（三）救趙，畏秦，止於

蕩陰(四)。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五)間入邯鄲，因平原君(六)謂趙王曰：『秦之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七)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八)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九)。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

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十）。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十一）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十二）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往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十三）。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爾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鬼侯、（十四）鄂侯、（十五）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

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羈里（十六）之庫百  
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十七）將之魯，夷維子（十八）執策而從之？謂魯人曰：「子  
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十九）待子之君。」夷維子曰  
：「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二  
十）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  
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廿一），假塗於鄒（廿二），當是時，  
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魯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  
（廿三）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  
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  
飯舍（廿四），然而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

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廿五）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廿六）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王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 解題

魯仲連齊之高士，不肯仕宦，游於趙，適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連義不許，往說新垣衍，秦兵爲之却退。此篇在戰國策趙策中，對於國家獨立自尊之精神，如以扶植，義正詞嚴，可爲一味持屈辱外交政策者作當頭棒喝。

### 注釋

(一)邯鄲 趙都，今河北大名縣。(二)魏安釐王 名圉。戰國魏君，昭王之子。釐一作僖。(三)晉鄙 魏將，救趙之役，爲魏公子無忌所襲殺。(四)滂陰 古河內地，今滄南湯陰縣。(五)新垣衍 新垣，姓；衍，名；非趙人，故稱客將軍。(六)平原君 卽趙公子勝，趙武靈王子，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喜賓客，食客常數千人。與齊孟嘗、楚春申，魏信陵爲戰國四公子。(七)齊湣王 名遂，齊宣王之子。

- (八)魯仲連 齊人，魯，姓；仲連，名。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後田單言於齊王，欲爵之，連逃海上。(九)百萬之衆折於外 指長平之役。(一〇)鮑焦 周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當世。謂今世以爲鮑焦不能自寬容而死者非也。魯連引焦事，所以明己之留趙不去，非爲一身也。(一一)上首功 秦法，斬一人前，賜爵一級。(一二)齊威王 名嬰齊，桓公子。(一三)天子下席 天子，謂周烈王弟顯王扁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一四)鬼侯 殷時國名，史記作九侯，今河北，磁縣西南，有九侯城，今河南臨漳縣境。(一五)鄂侯 殷時國名。在今湖北武昌縣境。(一六)牖里 史記作姜里，今河南湯陰縣有牖城，卽其地也。(一七)齊閔王 卽齊湣王。(一八)夷維子 以邑爲姓。其地在今山東濰縣。(一九)太宰 謂牛羊豕也。牛羊豚之闌曰牢。故三牲具謂之太宰。(二〇)辟舍 辟同避。謂避居外舍，以示不敢自有其國也。(二一)薛 國名，戰國時滅於齊，今山東滕縣西南有薛城，其故地也。(二二)鄒 國名。春秋邾國，戰國改爲鄒，今山東

鄒縣地。(廿三)倍殯柩 倍，反向也；與齎通用。倍殯柩者，謂主人背殯柩，北面而哭也。(廿四)飯含 以米實死人口中曰飯，以玉曰含，不得飯含者，言不能安然入斂也。意謂齊強而二國拒之見伐，則生死皆不能盡其禮也。(廿五)三晉 魏、趙、韓爲三晉。(廿六)無已，言必欲爲之而不已也。

## 越王勾踐

國語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一)，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二)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

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惟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三）。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四）；三江環之（五），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將不可改於是矣。眞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六），我攻而勝

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七）『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八），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

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九），北至於禦兒（十），東至於鄙（十一），西



至於姑蔑（十二），廣運百里（十三）。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十四），公暨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十五），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十六）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疢（十七）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舖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

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十八）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十九），又敗

之於沒，又郊敗之。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二十），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廿一）。君若不忘閭室而爲弊邑宸宇（廿二），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解題

越，國名。夏少康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都於會稽山南，傳二十餘世，至允常而始顯。允常子勾踐，滅吳而稱霸。今浙江紹興縣會稽山之陰有越王城。

越語，記越國事，爲國語所記八國之一，分上下兩卷，此爲上卷，事叙越王勾踐軍事失敗

後，處心積慮，銳意報復，生聚教訓，終雪國恥事。國語有三國時吳韋昭注。

注釋

(一)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四九四)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以殘兵五千保於會稽，夫差追而圍之。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二里。(二) 史記吳世家司馬貞索隱云：「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爲種姓文。」(三) 韋昭注云：「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按上文云：「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數雙曰偶，偶猶倍也，言五千人皆有致死之心，則一可當二，故曰「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事君謂與君戰，韋解誤。(四) 夫差父闔閭嘗與越王勾踐戰，敗死於攜李。(五) 韋昭注云：「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唐、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六) 韋昭注云：「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七) 韋昭注云：「駘，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爲楚靈王所殺，駘奔吳。」(八) 執讎，韋昭

注云：『執，猶結也。』（九）章昭云：『今諸暨有勾無亭是也。』按今浙江諸暨縣南五十里有勾乘山，括地志以爲勾無。（十）章昭云：『今嘉興禦兒鄉是也。』今浙江崇德縣東南一里有語溪，卽禦兒鄉地。（十一）章昭云：『今鄞縣是也。』按今浙江奉化縣東五十里有赤履山，卽越之鄞邑，亦曰鄞城山。（十二）今浙江龍游縣北有姑蔑城，正在越之西境。（十三）章昭云：『東西爲廣，南北爲運。』（十四）章昭云：『免，免乳也。』按說文解字作『挽』，生子免身也。（十五）章昭云：『母，乳母也。』（十六）章昭云：『當室，適子也。』按適同嫡。（十七）曹憲博雅音，謂瘵卽疾字。（十八）章昭云：『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或本威作滅。（十九）章昭云：『圍，笠澤也。揚州記云：『太湖一名笠澤。』吳地記云：『松江又名笠澤』是有二說。（二十）甬句東，卽今浙江東北海中定海。（廿一）章昭云：『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或云『言昔嘗有恩於越，謂會稽之事也。』（廿二）章昭云：『宸，屋霤；字，邊也。』

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

## 禮運大同小康節

小戴禮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一），事畢，出遊於觀（二）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三）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四）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五），女有歸，貨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

(六)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七)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八)仁，講讓，示民有常(九)。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十)。是謂「小康。」

解題

禮記皆述禮樂德義教學之言，爲七十子後學所記。漢河間獻王得一百三十一篇，其後續有所得，合二百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從兄子璽，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後漢馬融傳小戴記，復增三篇，合四十九篇，即今禮記也。

禮運，禮記篇名，謂論禮之運轉之事者。其中大同小康一節，爲儒家最高政治理想之表現。孫總理三民主義中時爲徵引根據，足見其重要矣。

注釋

(一)蜡，十二月祭名；賓，助祭者。(二)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三)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四)矜，即鏐。(五)分，職務也，(六)大人，謂天子諸侯；父子相傳爲世，兄弟相傳爲及。(七)賢，緣重也；言崇重勇者智者。(八)刑，猶則也。(九)常，常法也。(十)由，用也；執同勢，位也；言爲君而不用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勢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共黜退之。

國 殤

楚 辭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一)。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三)，援玉枹(四)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壘(五)。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六），首雖離兮心不懲（七）。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解題

國殤爲楚辭九歌中之一篇。楚辭爲楚民族文學，發生與成立均較詩經爲遲，楚辭中之九歌，則較其他楚辭產生爲早，（約當公元前五世紀）雖有誤認爲屈原所作，但現經考定，當係屈原以前楚國南部之民間祭歌。王逸以爲曾經屈原修正，亦無確證。九歌悉爲禮神之歌，國殤則祀死於國事者，卽祭文之類也。

注釋

（一）言兵車臨陣，輪轂交錯，長槍大戰不能施展，故用刀劍相接。（二）行，音杭，行列

也。(三)鏜，同埋。繫，繫也。言車輪陷沒土中，四馬皆不能行動也。(四)玉袍，擊鼓杖也。(五)嚴殺，猶言力戰；壘，卽野字，言大戰力盡，屍骸棄於原野也。(六)懲，悔也。言祇知殺敵，雖死無悔。

##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與子同仇。

× × ×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二)！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

無衣

與子偕作(三)

× × ×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修我兵甲！

與子偕行。

### 采薇

采薇(三)，采薇，薇亦作(四)止；

曰歸，曰歸，歲亦莫(五)止。

靡室，靡家，

玁狁(六)之故；

不遑啓居（七），

玃狁之故。

× × ×

采薇，采薇，薇亦柔（八）止；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憂心烈烈（九），

載饑載渴；

我戍未定（十），

靡使歸聘（十一）。

× × ×

采薇，采薇，薇亦剛（十二）止；

采 薇

日歸，日歸，歲亦陽止。

王事靡盬（十四），

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十五），

我行不來。

× × ×

彼爾（十六）維何？維常（十七）之華；

彼路（十八）斯何？君子（十八）之車。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二〇）；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 × ×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廿一），

君子所依（廿二），

小人所腓（廿三）。

四牡翼翼（廿四），

象弭魚服（廿五）；

豈不日戒，

玁狁孔棘（廿六）。

× × ×

昔我往兮，楊柳依依（廿七）；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廿八）。

行道遲遲，

采 薇

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

### 出 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廿九）；

王事多艱，維其棘矣。

× × ×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

設此旒矣，  
建彼旒矣。

彼旒旒（三〇）斯，胡不旆旆（三一）？

憂心悄悄，

僕夫况（三二）瘁！

× × ×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三三）！

出車彭彭（三四），

旂旐央央（三五）。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三六）南仲，

出 車



獾狁于襄（三七）！

× × ×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三八）；

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

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三九）！

× × ×

嘒嘒草蟲，

趨趨阜螽（四〇）。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

薄伐西戎。

× × ×

春日遲遲，

草木萋萋（四一）；

倉庚喈喈，

采芣祁祁（四二）。

執訊（四三）獲醜，薄言還歸。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四四）。

出 車

解題

詩經三。五篇，除代表商民族支裔作品之商頌，及代表楚秦二民族作品之二南與秦風外，其餘大部分，均爲周民族範圍內所創造，可代表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六世紀之中國詩歌，在文學上占崇高之價值。

無衣，爲秦人仗義輕俠急公好戰之詞；采薇，爲遣戍役歸之詞，小序謂「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殆近於事實；出車爲慰勞歸來之將率及戍役之詞；均足爲中國民族國力伸張，人民能爲國家勤勞服務之表現。

注釋

(一)澤，鄭玄箋「褰衣」，音亦，亦音澤。(二)作，起也。(三)薇，一年生草，莖高二三尺，尖端卷曲如旋渦。(四)作，生出地也。(五)莫，暮也。(六)玁狁，讀若險

允，北狄也。卽秦漢時之匈奴，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七)遑，暇也，啓卽跪也，居卽坐也。古者席地，起身爲跪，安坐爲居。(八)柔，始生而柔也。(九)烈烈，憂貌。(十)定，止也。(十一)聘，問也，問室家之安否也。(十二)剛，旣成而剛也。(十三)陽，十月也，今以十月爲小陽春。(十四)鹽，不堅固也。(十五)疚，病來至也。(十六)爾，爾雅注說文皆作爾，爾亦音爾，華盛貌。(十七)常，常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十八)騶，戎車也。(十九)君子，謂將帥也。(二十)業業，壯貌。(廿一)駮駮，強也。(廿二)依，將率之所依乘。(廿三)腓，鄭玄曰：『腓當作芘』。芘同庇，謂戍役之所庇倚。(廿四)翼翼，壯健貌。(廿五)象弭，謂以象骨飾弓之兩頭，弭，弓末也。魚服，謂以魚皮所爲之矢服也，獸名，似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廿六)棘，急也。(廿七)依依，柔弱貌。(廿八)罪罪，甚也。(廿九)僕夫，卽御夫，使裝載物件前往。(三十)旗旐，均行軍所建之旗幟。(三一)旆旆，旆垂貌。(三二)出

况，茲也，言御夫茲益憔悴，與上句將率憂心悄悄，均臨事而懼之意。(三三)方，卽朔方。  
○。(三四)彭彭，四馬貌。(三五)央央，鮮明也。(三六)赫赫，盛貌。(三七)裏，  
平除也。(三八)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三九)簡書，戒命也。(四〇)鄭箋  
云：草蟲鳴，阜蟲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  
，則蹶躍而鄉望之。(四一)萋萋，茂美貌。(四二)祁祁，衆多貌。(四三)訊，言所  
獲之囚，須加審訊者。(四四)夷，平也。